

06338

偵探
名著

縱火惡魔



漢烈生卡說著
黃華譯述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14 0332B

06338

黃華譯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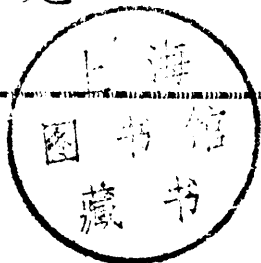
偵探
小說
縱

火

惡

魔

上海正氣書局印行



序

我自己承認，我是一個小說迷——一個偵探小說迷，別說是一些中國的偵探小說瞧得真是不少，便是英文的偵探雜誌、偵探小說亦寓目得頗多，少說些，總有二三百冊吧。

在最初，對於這種偵探小說和雜誌，我所感到的興趣，確是非常之濃厚，當一編在手時，誠有南面王不易此樂之概。但久而久之，却又感覺其空虛，以為任是說得如何天花亂墜，總是出自空中樓閣，不切實，不自然的毛病，隨處都可見到，只是在幾位名家的筆下，這種毛病較少一些罷了。這一來，不免為之意興索然了。為求得真切有味起見，我的趣味不期然而然地移向實地探案一方面去。

講到實地探案集，在中國却不會見到有發行，在英美，可說是汗

牛充棟，關於這一類的雜誌，什麼 *Inside* 呢，*Master* 呢，*Trust* 呢，——
五花八門，正不知有多少種。現在，我擇其事實較爲新奇，情節較爲
曲折的幾樁探案，先行譯述出來，這或者是一般人所歡迎的；至少可
說，對於喜讀偵探小說而和我有同一感想，嫌它們過於出之虛構假設
的一般人們所歡迎的吧？所可惜的，我的譯筆寫得直率，不足使人驚
心動魄罷。

此外，還得附帶聲明一句：本集中「不開口的證人」這一篇，雖
不是實地偵探案，然因其在探案上有真實的發見，與完全出自空中樓
閣者有別，故不辭蕪雜之嫌，亦一并列入，當能邀讀者們之鑒及。
民國卅五年九月黃華於上海。

目 次

一	縱火惡魔·····	一
二	離奇的失蹤案·····	二二
三	猜不到的兇手·····	四三
四	蜘蛛網與殺人案·····	五九
五	三人行·····	六二
六	不開口的證人·····	八三
七	誰是真兇·····	一〇一

縱火惡魔

漢烈生·卡脫著
黃華譯

『火！火！』

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九日，約摸下午十一時二十分的辰光，這種可怖的呼聲，穿過了這冬季靜靜的空氣，而它們地振響起來。

芝加哥東四十七街一三五五號的麗麗第三十一聯合公寓中，各扇門都給衝開了，那些驚得發狂的房客們，向着廳事中直奔了去，中間還十分喧鬧的，夾雜着許多狂亂的問句。

『這個縱火惡魔！』有人這般恐怖地在叫着。

『這個縱火惡魔！』其餘的人也都在響應着。

漢萊耳·鐵持麥喜，卅一歲的一個男子，他奔向三層樓走廊的後面，想把門推開，由此下樓，而走入天井中去，不想却給可怕的濃烟所包圍住了，祇好從火燄中跳出，又把門兒關上。一壁却高聲大叫着：

『後面的路已是塞着了，從前面走吧！』

下面看熱鬧的閒人，却是越聚越多，這人聲也隨時地在增加起來，祇見一片聲的，作着這『火，火』可怖的警告。

爲了患着小兒麻痺症，一個婦人癱在床上，兩足不能起立，祇好大聲呼救。但在這喧鬧之中，並沒有人聽得。她既是不能行動，祇好眼瞧着這火勢逐漸地逼近來，最後竟爲烈燄所包圍，她的呼聲便也靜止下來。

像似狼奔豕突一般，三層樓上有三四十人奔向這屋子的前面去，在前面領頭的，却是穿寢衣的一個男子和一個婦人。剛走出這走廊的轉角處，瞧見這總扶梯已是燒着了。前面那二人剛欲停步，經不得後面的這許多人，瘋狂也似地衝了來，竟把他們衝下着了火的梯級中。不一會，一部份的扶梯已是燒斷而下陷，祇在驚呼慘叫之下，這一雙男女已是消失在這烈火之中了。

現在，共有六十三個人，被困在這二樓和三樓之上了，一齊擁向窗口，哭叫求援，在他們之後，這烈火却毫不留情的越撲越近，大有欲得而甘心之勢。

這個應負重大責任的縱火惡魔，這時候想必混在下面人數約有二千的那個人堆中。在最近五月之間，他共使七十九所房屋成災，這在他一定要自認爲十分得意的！

這個縱火惡魔的放火，大半都於夜間，在人們已是入睡之後。關於他這種縱火的結果，已有一個人送了命，九個人受了傷，而因此事受到驚恐的男女老幼，約有五千人之譜。

在大部份的事件中，都於沒有受到重大損失以前，就給人們發覺而加以撲滅了。其中祇有四件，却是無法撲滅而竟致焚如的，當然有不少所的公寓房屋被燬。這財產的總損失約近七十五萬元美金。

這縱火惡魔所光顧之處，大概都在江林區，哈特公園區及綠坡湖南岸人煙稠密的這些區域中。這一個地帶竟滿帶着恐怖的色彩了！現在，這「麗麗公寓」又遭災了，那些瞧着熱鬧的人們，不免一半兒是恐怖，一半兒是憎恨，把這「縱火惡魔」的名兒，又大聲叫喊起來。

救火隊的第十六分隊長約翰漢甫，也帶了救火車到場了。在那紅色救火車未停以前，由

他極有經驗的眼光中，已把這起火的地點瞧看得清清楚楚。即向車夫銳聲地說：

「這是很不好的一個情形，快快把四至十一的警報發出去。」

當他下了車，即把手覆在嘴上，作成杯形，向着站在窗口的那些房客高叫着：「快快走向後邊去。」

「我們已是四面被圍了，就在那邊，也是着了火了！」這是他們絕望的回答。

就在此際，傑賽·泡倫爬至一個窗檻上，準備着向下跳去。

「不要！不要？這將使你送命的！你可等待在那兒，我們當來把你……」一個救火員忙大聲阻止着她。

但他的話還沒說完，她早已把她妹子的手掙脫，不讓再來阻止她，即從二層樓直跌到人行道上，早已骨破皮開，跌成一堆，悄然沒有一些聲息了。當有一輛救命車來，把她載運了去。

在十分神速的工作下，漢甫的一般部下，紛紛把梯子放到窗口即一一跳了進去。許多許多的救護員，也就在後面跟隨着，十分勇敢的，把陷在烈焰中的那些人們，一個又一個的救了出來。

很長的一條火舌，從下一層的窗中伸拿而出，害得一般救火員，不能把那梯子倚靠在三層樓的一個窗上，這時候漢萊耳·鐵特麥喜同了他的妻子培對和生長了二十一個月的一個孩子鐵姆，正站立窗口待援呢。火燄已燒及他們身旁的窗帷了，鐵特麥喜即把它撕了下來，奮力地擲向窗外去。

「他們的命運已是註定了！再也沒有機會可從這火窟中逃了出來了！」有人在呼叫着。隊長漢甫乃靜靜地發布命令，便有一部梯子，放到向東一所屋子二層樓的洋台邊，當有幾個救火員立即走上梯去。於是，又在極熟練的一種動作之下，又用一根長篙子，把這梯子升到鐵特麥喜等所站立的那三層樓窗口去，如此，便形成了十分險峭而略帶傾斜的一座橋。鐵特麥喜抱了孩子，妻子跟在後邊，即從這座橋上，很安全的到了那個洋台上。大概相距還不到一分鐘，當他們抬起頭來一瞧時，祇見他們剛纔所存身的那間屋子，已是濃烟密布，火舌外達了。

二小時之後，火勢已是撲滅，開始搜尋被害之人。結果，找得燒成焦炭似的屍體六具，二男而四女，當然都是這公寓中的房客啊。復由醫院中傳來消息，傑賓。泡倫從窗口跌下，已是傷重不治而死。於是，這被害者的總數，便由六而七了。她的妹子安特納，曾拉着了她不讓跳下來，後來也燒死在室中，是這四個燒死的女人中之一。

哈特公園區警察署署長衛烈姆·白克，和救火隊長漢甫接觸後，向他發問：

「是那縱火惡魔所幹的嗎？」

「這是毫無疑義的。倘然是偶然失火的話，決不會在房屋前部與後部相距四十呎之間，而同時起火的。」漢甫咕嚕說着。

在附近的一個驗屍所中，一個挨一個的，放着最近死在這魔掌之中幾個被害人的屍體，那是：

不脫·柯脫雷斯，五十九歲，鐵路建築工人，安納·盛根夫人，四十八歲，寓中一個來

賓，——以上二人，爲人所擠，死在燒斷的梯級中；老處女的泡倫氏姊妹二人，傑賽，五十三歲，安特納，五十一歲，從洛維維拉來到芝加哥不久，從事戰時工作；安尼·雪菲，三十五歲，陸軍信號隊職員，她的屍體是在她的鐵床邊，找尋得；老倫斯·福尼，六十六歲，退休的建築師，死於睡夢之中；還有杜律詩·羅森堡，四十五歲，患病不能行動，燒死在床上。

那天早上，哈特公園區警察署長白克，把全體警士都召集攏來，囑咐他們須得加倍努力，把這縱火惡魔捉住，如今已有八個人被害在他的手上了。

「這件工作是難以着手的，是十分難以着手的！在許多罪犯中，這縱火犯素來是最不易獲得其一行半行之罪狀的。」

「一個強盜，或是一個竊賊，甚至是一個殺人犯，總有他所信託的朋友，他們肯把他藏匿起來，並保護着他。當然自也會閒談到。」

「但是，這縱火犯却不同了，不論在上等社會中或是下等社會中，他獲不到一點地位和感情，完全是被擯逐在外的。縱是最最兇惡的罪人，如發見對方是一個縱火犯，也會爲之退避三舍。他是知道得這種情形的；所以，對於他自家的祕密，也是竭力掩藏，諱莫如深！」署長說。

經了查探的結果，測定這惡魔係徒步而來，當進行這殺人的工作時，從黑暗的里巷中悄然溜出。所以在火警發見以前，從沒見有什麼車輛來到，或是離開這出事地點的。而夜間看守的人，既在四下分布着，當這清晨快要到來，原屬車輛交通最稀之際，決不有一輛車子能

逃他們的耳目呢！

五日已是過去，並不見這惡魔再出現，談虎色變之狀，不免爲之略減。或者爲了麗麗公寓中這一個鏡頭，太是可怖一點，使他戢止兇心，不願再弄這個把戲吧？這是大家的一種希望。

但是，一到十一月廿四日下午六時三十分，這惡魔復又出現，在東四十七街一〇三四—三六號的第一〇二公寓之下層，又小試其身手了。一個汽車駕駛員，正一路唱着歌，前赴上工，恰恰瞧見這火箠剛從那兒冒出來，因得即時撲滅，幸未成災。

在這裏，這恐怖之狀，又在增高起來了。許多藍衣警士，被派遣到那區域中。還有不少的義勇隊員，全副武裝，咬緊牙齒，由黃昏至破曉，兀立在公寓房屋的外面看守着，以盡保護他們的家屬之責。倘有路過行人，偶然停步下來，點上一枝紙烟的，就有遭到槍擊之危險了。

對於這種警備森嚴的情形，署長白克却和對於這爲非作歹的縱火惡魔，一般地耽着重大心事的，他說：

『在這個情形之下，一般送牛奶者及其他早上遞送東西的人們，都駭得有點不敢工作了！因爲有這許多國民，站在他們的哨位上，咸洵洵然有擎槍立發之勢，不論那一個都有隨時被擊之可能呢！』

一般偵探爲了他們所欲緝拿的那個兇徒，並不知究竟是怎樣的狀貌，竟是無從下手。要把一個罪犯探尋到，關於消息一項，實是最要的條件啊！

「我們所能知道的，祇他或者是一個無賴罷了！」喬治·斯萊脫萊不免咕嚕著說。
「爲何你們每個人都說是「他」？」其實這惡魔是「她」也未嘗不可能。」他的夥伴衛列姆·吐孩却白之反唇相稽。

他們曾把本案的各方面都討論到，却找不到一些進行的路線，因之，其前途愈覺黑暗了。

於是，署長白克忽把臉容放霽，在桌上擊了一拳，呼著說：

「孩子們！我已獲得一個注意了！我已獲得一個注意了！我們雖不能知道他究竟是怎樣的
一個狀貌，但是我們却能探得他究竟是怎樣一個行動的！」

他的一般部下，露著疑惑不解之色，靜靜地等待着他說下去。其中還有幾個，事後明白承認，深覺他們的長官在本案費下了如許功夫，却不能如往常那們的運用常識，究不知是什麼緣故呢！

「這真是簡單得有同ABC，這放火狂病，也是神經病之一種，一般治療神經病專家，早已把它加以研究的了。你們當已聽到。當審訊殺人犯時，常由他們引書爲憑，到堂作證，證明被告在犯罪前一部份的行爲究竟是屬於那一類的。」

「每一個神經病患者各有其特殊的病徵。有些人喜歡掩入婦女的臥室中，竊取她們已穿污了的絲襪，這是它的一類。還有一些很有錢的女人，喜歡到一角，五分的小商舖中，竊取一二小零件，這又是一類。」白克繼續說去。

當下，他又轉向斯萊脫萊及吐孩，叫他們趕快到幾哩路外的芝加哥大學去。

『把關於放火狂病這一個問題的書籍，細細研讀一下。』這是他的吩咐。當聽完署長的這演講，大家退了出來時，一個探員在說：

『要向書本中去找一個殺人犯，未免太是荒謬吧！』

可是，不到多久，斯萊脫萊和吐孩已在芝加哥大學的圖書館中坐著了。在他們詢問之下，由一個館員遞給他們一本厚厚的書，並說：『這是關於這個問題最好的一種著作。』當他們打開書來看時，却是用德文印成的。斯萊脫萊不禁叫了起來道：

『天呀！說到德文，我是沒有幾個字識得的呀！』

當下，籍了一本字典之助，方能讀得上口，比及讀完之後，因把其中關於普通一般放火狂病者的四大要點摘錄下來：

一、這也是屬於神經病的一種，以得見遭受火災之損失為樂。

二、除在起性犯罪的一個時間中外，仍能從事於原有的工作。

三、在犯罪時，已失去自制力，常是神經失常，並有點歇斯的卑病。

四、有時也會暫行停止，但不久，便又故態復萌了。

『這對於我們雖得不到多大的助力，但在黑暗中却已放上一線光明了！』斯萊脫萊說。現在，署長白克又命令全體探員，各各敏捷從事，他們已走到準對的路線上去了。又把以前的幾起縱火案重行探究一下，俾可獲得前所忽略去的一些線索。

他們去訪問一個看門人，在一個月前，一所公寓的大門前起火，是經他撲滅的。

『你也曾獲得一些什麼東西，可為我們，探案之助的嗎？』吐孩問。

「沒有什麼東西，祇有幾張新聞紙，經那個壞東西攜了來，作起火之用的，還不會完全燒燬去。我因取了來藏著，以備拿給保險調查員瞧看。」

「我們很愛把這些新聞紙瞧看上下，」

這個看門人使取出一隻紙版箱來，在這箱中，放著一束已燒焦了的新聞紙。它們就是這們很隨便的摺疊著，像同從印刷所取出來時的一樣，就爲了這個緣故，所以沒有完全燒燬去。

「你們的這一場火，是不是發生在上月二十五日上午五時十分嗎？」吐孩瞧了瞧記事簿，向他問。

「是的。」看門人點點頭。

「這些新聞紙，讓我來看……兩張是日日新聞一全份，兩張是時報，還有三張是大美報，都是屬於二十四日的。你確是決定，在這縱火惡魔未至之前，並不有這些新聞紙放在那兒嗎？」

「我在半夜中經過門廊時，那邊空空然一無所有。有一個房客是於四時三刻出去上工的，也不會瞧見這些新聞紙。所以，可以決定的說，一定是由這惡魔攜來的。」

他們又到十一處曾起過火的地點去調查，却得不到一些些的線索。最後，又來到一所四層樓的屋子中，它們的老板正患著失眠症，當那惡魔放了火，離開裏兒不到多久，已給他發覺了。

「我是醒著在那裏；忽聽得前門關閉之聲，我從窗中望下去，却瞧不到一個人，但那火

光，却從井欄旁一輛髒漆得光可鑑人的汽車上面反射出來。我祇用上一桶水，就把它撲滅了。『喬把當時的情形述說。』

『燒的是些什麼東西？』

『一堆的新聞紙，都是上一晚的時報，大約有十張或十二張。』

『還有別的東西可作線索的嗎？』斯萊脫菜問。

『祇有這樣東西，我們在大門外拾得的，你瞧，祇用去了幾根火柴，一定是那惡魔掉落下來的。』這老闆一面說，一面從抽屜中取出了一匣火柴來。

『你怎麼會得到如此的一個決論的？』

『那天正下著雨，但這隻火柴匣的外面，祇有在上面濕上了一塊，顯見得它掉落在那裏並不怎麼久，所以不曾給雨打得濕透。我已醒著有好幾個小時了，並不聽得有人到來。而這入口處又是離開大街頗遠，很少有行人經過的。』

由這火柴匣上所刊的那一張廣告瞧來，知是第四十七街和園樹路。轉角處一家酒館所發售。

『在一月前，你爲什麼不把這匣火柴，給探訪此案的偵探們瞧看呢？』吐孩問。

『我那時正在慌亂中，幾乎把這件事完全忘懷了！後來偶在衣袋中摸索上一下，方把這匣火柴摸得，因把它藏了起來。』他回答。

於是，斯萊脫菜和吐孩，又到在那火柴匣上刊登廣告的那家酒館中，去調查一下了。據那邊的老闆說，這種火柴，是贈給那些來買雪茄和香烟的一般顧客的。所以，何人曾取得這匣

火柴，他是一點都不知道。

在以上一日同一版的新聞紙，作起火之用的這一點瞧來，頗使這二位偵探疑心到這惡魔或是一個賣報小販，把他賣贖的一些新聞紙，來派這個用場。可是，在這位老闆的追憶中，在他所有的顧客內，似乎不會有幹這們職業的一個人。

既是他們現在所獲得的唯一線索，祇是在這家酒館的方面，他們也就對之密切注意起來，然而數星期又是過去，仍得不到些微的進步。

在十二月的一個月中，共發生了十二次的小火警。於是，一九四五年到臨了，這惡魔在五個接連的地段之內，把那些公寓房屋一共放了六次火，以作這新年之點綴。這都是在日間起火的，大概爲了在夜間，有很多的警士和公民，十分嚴密的監視著，駭得他不敢動手，所以改變作風吧？

這幾起火，都是一起火就撲滅，並不會遭受重大損失，而且，都是在下午六時至十時這四個小時之內的。如今列表如下：

下午六時十五分——林園路四七二六號，一家三開間的商店樓下起火。

下午六時卅分——有小火發生在愛烈斯蔭路四三三〇號的洋台上。

下午六時五十三分——在林園路的那家商店中，在另外三間的店房內，又第二次起火。

下午八時二十五分——愛烈斯蔭路四六三七號屋中樓梯下，地氈被燬。

下午八時四十分——愛烈斯蔭路四三四四號店商的樓下起火，這店房一共是四間，用磚牆來隔斷的。

下午十時十五分，同上的這家商店又起火。

在以上的這幾個起火地點，經上了一番調查後，署長白克很不開味的說：「瞧這樣子，這惡魔非是大大幹上一下，不能感得滿意呢！他簡直有勝過俄國尼羅大帝之意了。」

「我也有上一種很奇異的感覺，這惡魔一定趾高氣揚的，對我們露著十分得意之色，認爲不是他的對手呢！」偵探斯萊脫萊說。

這位偵探的猜測是對的。這個可怕的惡魔，在這恐怖經他揚起以後，他眼睛中挾著快樂之色，靜靜地對它欣賞著；等到這救火車既走以後，他方又從街上人叢中走出，在寒風中，大踏步歸去了。

在一月五日的那一天，在四十五街和愛烈斯蔭路間的一個洋台上，起了一點小火。有二個小孩子——十三歲的不脫·蓋兒，同了他的兄弟十二歲的洛勃脫，一同走向前去，對警士們說知，他們親眼瞧見一個人，把一堆新聞紙燃點了起來的。據他們說，這個人的年齡大約在四十左右，六呎高，一百七十磅重，臉色是黑黑的，微微的黑鬍鬚，無邊的眼鏡，藍帽而外套。

對於這惡魔的狀況，能述說得這樣的詳細，這還是第一次。偵探們不免要對這二個孩子，大大誇讚一番，說他們的觀察力，真是好到無比了！

在此後的二天中，共拘到了十八名嫌疑犯，他們的狀貌衣服都和蓋兒氏弟兄所報告者相同。每次捉到了人，總把這兩弟兄招了去，然而總是指認不出。

一會兒，第十九名嫌疑犯又捉到了。斯萊脫萊和吐孩便又去要把這二個孩子弄了來。在

前幾次去的時候，他們祇遇到孩子們的母親，但在這一次，却有一個男子來應門。

這個人有的蠟黃的鬚鬚，無邊的眼鏡，斯萊脫菜的眼睛不覺突射而出。

「你是誰？」他問。

「湯姆司·蓋而。」那人回答。

「你是六呎高，一百七十磅重嗎？」

「對的，但是……」

「你不是不脫和洛勃脫的父親嗎？」斯萊脫菜忙攔阻著他。

「請對我說，你爲什麼要問這些話呢？」蓋兒有些詫異了。

斯萊脫菜當以徽章相示，並說明這二個孩子所供給的那種狀貌。

「而你的狀貌，是恰恰與之相合的。」這是他的結論。

氣得這父親忙把他的二個兒子從床上拖起來，要他們作上一個解釋。

「爸爸！這都是我們所編成的。我們並不會見到任何一個人，因此就把你的狀貌告訴了

他們。」不脫說。

「什麼意思。」

「僅圖——僅圖開個玩笑而已！」

當斯萊脫菜和吐孩向主人道別時，已見這個父親在卸除他的皮帶，等得他們走到人行道上，更能聽得那二個孩子號叫之聲。

「便是我，也很願打上他們一二拳，他們無疑的，已使我們虛耗去多少寶貴之時間了！

「斯萊脫萊不免在咕嚕著。

一月八日，這個惡魔又出現了。在火勢未經擴大以前，就給撲滅了去。這是在四十六街及杜起斯脫路間的一個公寓中，在一個入口處一輛孩車中起的火。這地方是城內的中心區。兩捲摺了攏來的新聞紙，把來燃點着了，放在車中絨毯的下面。一待絨毯燃着以後，便見濃煙四佈，因把已入睡的一些房客都驚醒了。却祇把那新聞紙的四面邊緣燒了去。

「這是今晨發行的講台報及太陽報，都是一星的最後版。」吐孩把這新聞紙檢視了一番說。

「這一版的新聞紙，要派送到這一帶的報攤上來，至早須在一時以後。而這一次的起火，却在一句鐘敲過了不到十分鐘，所以，……」斯萊脫萊却是這般說。

「所以，終於給我們獲到了一些可着手的東西了！就依此進行吧。」吐孩不禁把頭點點。當他們離開這屋子時，却遇到了二個藍衣警士，向他們告報著：

「有一個人同著他的一個女兒，——一個女學生，同坐在一輛車子中，沿著這街駛了去。他們二人都堅決著說，在過去的時間中，並不曾見有一輛車子，向這條路上開來。這個縱火惡魔，定是徒行而來的。」

「這惡魔購取這些一星最後版的新聞紙，一定就在附近一帶的報攤上——不出十分或十五分鐘的行程之外的。」一到轎車中，斯萊脫萊又這們指說著。

據他們所知，一共祇有三個報攤。這第一個報攤，當他們前去訪問時，這一星最後版的新聞紙方遞到。

「這是可以把它除外的。」吐孩說。

這第二個報攤，收到這些新聞紙比較的要早得多。當這派報車把這一捲捲的新聞紙擲下來，這報販即取來挾在臂下，到各家餐館和酒店去售賣，現在剛剛回到攤上來。

「我一共銷去六份。」他對這些偵探們說。

「你是銷給些什麼人的？」斯萊脫萊問。

「大部份是老主顧——酒店侍者和女侍，祇有一份，是銷與一位朋友，在街角上那個食物攤上的。」

這個賣報童子，即伴同他們到那進食的地方去，祇見購買他的新聞紙的那個朋友，仍是坐在那裏，一壁飲著咖啡，一壁在讀報。其他的主顧，也都在他們服務的所在，所購去的新聞紙也仍都在著。

當下，他們又到四十七街，林園路間的第三個報攤上去。

「孩子。一星最後版的新聞紙，你一共銷去了幾份？」吐孩問。

「十三份。」這報童很快的點數了一下回答。

「可記得是銷給一些什麼人的？」

「這講台報先到來，已有三個人等在攤上，即各人購買了一份，走去。於是這太陽報也到來了，一個男人，同一個女郎各購買了一份去。當又有一個裝假腳的男子走了來，把講台報和太陽各購了一份。……」

他一路的說上去，把各個主顧的狀態，都述說了一下。然後又歸結了一句說：

「如今我想得了須得請教你們的一樁案子了，有些人不時的把新聞紙竊了去。乃是走過街來，打開攤上的報架，把上一日的新聞紙竊去五六張。你瞧，這在我們是很重要的，我們仍可把它們去退還。」

「你大概是指著日日新聞，時報，大美報這一類下午所出版的新聞紙而言的嗎？」吐孩問。

這報童把頭點點。

如今，他們知道已是走到很準對的路線上去了。第一，在某一失火地點所找到的那一匣火柴，已使他們找到了街角上那家酒店。第二，這一日前，下午所出版的新聞紙，至少有二場小火，是由它們燃點起來的，也已查出是竊自同一街角上的報攤上。還有第三，最後一版的晨報，最近的一次失火，就是由它們燃點了起來的，顯然也是由這報攤而來。

同時向這報童購買一星最後版的講台報及一星最後版的太陽報的，祇有二個主顧，——一個是行起路來帶點跛，另一個是有著小髭鬚，穿著粗布的工人衣服，說起話來帶上些外國口音的。

「在以前這二個人我都見過，但我不以為他們每晚都是購買我的報紙的。」這報童說。次晚，別個偵探派遣到報攤的附近密守著，希望這嫌疑者的出現。

吐孩及斯萊脫萊，在街角附近一帶的酒館中，開始巡禮起來了。經將一般女侍，侍者及其他人等訊問之下，這個小髭鬚的男子，他們已記憶不起會見過。但那個跛子，却有四個地方都見過他。有一個女侍會把他加以形容，說他是很奇怪的一種人。

「有時候他是悄悄而陰暗，一會兒，又快樂而健談了！」她說。但是，沒有人能知道他的名字，更沒有人能知道可在什麼地方找到他。

在聽到偵探們的報告後，署長白克便吩咐全體警察須得敏捷從事，把這跛足男子找尋到。

「等到下一次有火警發生時可開始在那鄰近的地方巡行著，把那個漢子捉拿到。」這是他的吩咐。

這個命令發出不久，一月十三日上午二時十五分的時候，又在啞更威特路四四六五號一所三層樓的房屋中，這惡魔又縱起火來了。四十個房客都穿了寢衣，逃走出來。爲了扶梯已斷之故，有十二個人被困在內，由救火員昇來梯子把他們救了下來。這一場火，爲了風勢甚大，直從地窟燒至屋頂。

一隊隊的藍衣警士及偵探，在半哩路的範圍內，上下四周地往來奔馳著，要找尋這個跛足男子。但其結果，却仍紛紛然回到這還在燃燒的公寓中，向他們的上司副官李諾。麥克菲兒報告，又是遭到一次失敗。

救火員剛把這一場火救熄，他們又從車內的無線電中接到消息道：「愛烈斯蔭路四二二二號的屋子中，又有火起了！」

這一個地點，距離先前起火之處，並沒有多少路。

「快快向那個方向駛了去。把每條街和每條弄都派人密守著。」麥克菲兒把命令發出。依循著這個行動的計畫，在不到幾分鐘後，斯萊脫萊同了吐孩，坐在車子中，在這一個

區域中，很快地駛行起來。吐孩很尖銳的眼睛，瞧見了一所大廈外面一簇灌木之後的一種行動。

「快快轉到那個街角上去，有人躲藏在那兒呢！」他銳聲地說。

斯萊脫萊即把這汽車駛到四十二街的街角上，停下了。吐孩使跳下車來，在一所大廈的邊緣窺探著。祇見有一個人，從一堆草中走出，跛著足，向和他們相反的方向行了去。

「這就是裝著假足的那個傢伙！」當他們重行跳入車中後，吐孩很興奮地向他夥絆說。把車前的燈熄滅，這輛警署的汽車，悄然無聲的，向著這大道行了去。在這汽車沒有行近他的身邊以前，這嫌疑犯却始終不會知道他們的到來。於是，吐孩擎槍在手，跳下車去。

「降服吧！否則，我要開槍打你了！」他吩咐著。

這個跛足男子，短而且肥，揚起雙手，呼著說：

「不要開槍！不要開槍！」

他認出這人是卡而司·薄漢姆，四十四歲，廠中工人，住在東四十四街一一三五號中。

「你就是那縱火精魔，是不是？」吐孩問。

「否，否。」這罪人不承認，帶著興奮的神氣，聲音兒帶點尖。「確像書中所說，他已是神經失常，並帶點歇斯的里病。」斯萊脫萊已是觀察到了。

把薄漢姆捉入警署車中，便載了他，同向愛烈斯蔭路四二二二號，最近發生火警的那個地點行了去。在這火起之際，有一頭蘇格蘭警犬喚灰斯堪的，見而吠叫起來，因把住在這兒的牠的女主人拉孩特，韋勃斯脫夫人驚醒，這火遂得撲滅，不致釀成巨災。

當二位偵探帶了他們的囚徒來到這裏，這頭犬露出齒，直牙向薄漢姆撲了去。

「這頭犬是認識你的，他想要告訴我們，這火就是你所放的啊！」吐孩說。

「確是他所放的！」拉孩脫·韋勃斯脫夫人十分肯定的說：「當我開了灰斯堪之吠叫醒過來之際，從窗中望了出去，却瞧到一個黑的人影子，把拋棄在天井中的一棵聖誕樹拖曳出來，即之以倚在陽台上，用火柴燃點起來。當這棵樹燃燒起來時，我把他的形狀瞧看得清清楚楚。」

薄漢姆把頭低垂，他的那副已是犯罪的神情，實是難以形容的。

「我並沒有幹過這般事！」但他仍在抗辯著。

這時，却有好一羣人聚了攏來，有幾個人尖聲在叫著：

「這就是縱火惡魔！快把他縛起來！這是世界上最壞最壞的一個東西！」

其餘的人們也很帶感情地在響應著。

其實，像這般的一種情形，不會有什麼危險遇到的，可是，吐孩却假裝作憂慮的神氣說：「我不敢去把他們阻止的！」又對斯萊脫萊說：「我們如果加以干涉的話，定要把我們撕成一個粉碎的！」

「請你們救救我吧！」薄漢姆不得不請求了。

「你對我們說謊，還想我們爲你冒上生命的危險嗎？快向我們吐實——這些火都是你所放的嗎，是不是？」斯萊脫萊得了吐孩的暗示，便也這們說。

「請帶我到安全的所在，我將以詳情完全告訴你們。是的，這些火都是我所放，不過，

我是在酒醉之中！』薄漢姆幾乎要噙泣了。

把他帶到哈特公園警察署，薄漢姆對了署長白克說，當他吃得大醉以後，溜入公寓去取燬，偶然的把這些火弄出來的。

『你希望我們能相信你這些話嗎？』白克不免冷笑。

未幾，在署長，副檢察長福朗西斯，麥扣萊，探員安特渥特。泰萊而及探員阿培脫，麥開會同審訊之下，薄漢姆即完全供認出來。

據他述說，他對於這火熊熊的燃燒起來，在一旁欣賞著，認為有無上的樂趣的。每當一念發動，要有縱火這個企圖時，常用酒來壯胆，然後再去行事。

『我所選擇為擬前去縱火的地點，常常是十分小心的，避免屋中有狗，也是其中最要條件。不想在這最後的一次中，偶一失檢，竟失敗在這個上面——不然，我是決不會來到這裏的！我倘然知道有一頭狗在那兒，我是永遠不會前去！』他又繼續說去。

他又說，在到麗麗公寓去縱火時，曾送掉了七條性命。

『此後！我立在屋外的人羣中瞧看著，見到有一部份人已給救了出來。不過，死的究竟有些什麼人，我直至次日瞧了新聞紙方知這。』他又繼續說。

他承認曾放了五十或六十次的火。但照紀錄所載，在這七個月中，在江林及哈特公園這二個區域中，至少曾有一〇三起的火警。這財產損失的總額，當超過美金百萬元以上。當然，須由薄漢姆負上這個責任的！在他被捕以後，這火災就停止了。

在刑庭行為鑑定部部长衛烈姆，亨斯檢驗之下，認為薄漢姆之神經甚為健全。

二月六日，他在柯克州刑庭中，受鞠于審判官福能克。潘頓之前。這次對他所提起的訴訟，乃是建築師老倫斯。福尼因他縱火而遭害。檢察長早已打定主意了，倘然這一次所下的判決不能讓他滿意時，他當在被害的其餘七人中，再揀一個出來，對那兇徒提起訴訟。

誰知，這被告一到法庭之上，却否認他在警署所作的供詞說是全由於威逼而來的。

「審判長！他們把我打得很兇！倘然我不承認是那縱火惡魔時，難免要把我殺害在警署之中了！」他哭泣著說。

但像這般的一種辯護，檢察長麥扣萊同著警察署長白克早已預備好了的——這在芝加哥，已成爲很普通的一種，有許多罪人，竟因此而得脫罪了。

在薄漢姆一被捕以後，署長早把哈特公園區六個體面商人，請到署中來。現在，一卽齊出庭作證，薄漢姆並未受到警署的非刑拷打。因此，他的供詞仍是可作佐證的。

爲了被告說明沒有錢延請律師，乃指定一個很能幹的律師傑姆。白克，給他義務辯護。可是，終因這證據太強了，雖有律師辯護，也不能救他脫罪。

五月九日，審判官潘頓單獨蒞庭，宣布判詞，薄漢姆縱火害人，罪已成立，應受一百九十九年之禁錮。

現在，薄漢姆囚在斯巴脫費立地方的監獄中。最初，他也同其他囚犯一般，可以吸食紙烟。後來却祇准嚼食烟葉了。因爲，監獄中一般公務人員對他都無好感，不准他吸食紙烟。

「把一根火柴放到他的手中去，實有把一枝手槍授給一個匪徒一般的那們危險呢！」這是他們的解釋。

離奇的失蹤案

傑克海萊而著
黃華譯

這雖已是十月中了，南加利福尼州的道路兩傍，還有芬芳馥郁的百花盛開著，更有不少的果樹，已是垂垂結實了。但在此花香四溢之中，却發見了一個奇異的現象：在一輛旅行汽車後面的車座中，有一個老頭兒，拿著一具香水瓶，不時的引向鼻邊聞嗅著，像似十分專一的神氣。

當著車前而坐的，却是探員奧斯丁同著探長海而脫·亨脫，他倆也不時地在交換著眼光，頗以此事為奇，真的，這老頭兒擠車勁來脫至少是有點近於怪僻的。

他把這香水瓶隨身攜帶著，即足為他秉性怪僻之一證。而奧斯丁，亨脫二人之離開洛斯基安琪兒城檢察長辦公處，作此一趟奇異之旅行，也就是為了這香水啊。

他們離開了這洛斯基安琪兒城的中心點，駛行到霧氣籠罩的森泰孟奶克山，向西十五哩外的地點去，是在找尋著一張鍊製香水祕密的公式單，大概要值到美金一百萬元吧。

這天一個清早，勃萊脫就去訪問檢察長湯姆司李·渥而溫，檢察長雖不知這位大富翁的廠長究竟是為了何事而來，却是十分熱烈地歡迎他。

勃萊脫在本州的南部地方，是十分有名的一個人物，一半固是為了他的財富，一半却是為了他形狀的奇特。

他是身材短小，形容憔悴，而鬚鬚却是很盛，在種種方面頗帶點十九世紀的遺型。衣服雖不趨時，裁製得頗為精美，但因他在大得異乎尋常的一個假象牙硬領之下，常喜繫上一條

很小很小的黑色領帶，看去總不合眼，而在這上面的一切努力，也就全給破壞無遺了！

「我是爲了一樁正經的事情而來的。」這廠長開口說。

「我很願竭我所能幫助你！」渥而溫回答他。「究竟是怎樣的一件事情呢？」

「我就爲了這個！」勃萊脫突然從馬甲袋中，取出一個小瓶來，把瓶塞拔去後，卽把這瓶伸向渥而溫的鼻邊去。渥而溫在聞嗅之下，祇覺有很重的一陣橘花香味，直向鼻觀中衝了來，無疑的，這又是奇特，又新鮮的一種香味了。

「這是我得意的一種發明品，因此，關於我所受到的損失，也就非常之大了。」這位六十五歲的香水鍊造廠廠長又說。

然而，渥而溫仍是完全處於黑暗中。他所能知道的，並不超過於其他的人們，祇知勃萊脫在鍊製香水事業上，已得到絕大的成功，他有一個合作者，常以專門的技術供給他，使他提鍊香水，投無不利，增加了不少的財富；而在這些發明品中，自都有祕密的公式紀錄下，而由他們很小心地保管著。

「這足足要值到美金一百萬元，這也是我所以要請求你予以幫助的。歐倫已是逃走了！」勃萊脫又向下說。

「歐倫？逃走？我完全不懂得你的話！」檢察長對於這毫無頭緒的話，確是弄不清楚。

「但是，你要知道她已把這一種橘花香水的祕密公式竊之而遁了——這是我們廠中最大的一種發明品！」

渥而溫也知這來客是一個怪人，卽用手指著寫字檯旁很舒服的一張沙發說：

「密司脫勃萊脫！你且坐下，把這件事從頭至尾告訴我，時間長一些儘不妨。」這老頭兒果依言坐下了，却用骨瘦如柴的兩隻手，緊抓着他自家的臂膀，又向地板上凝注了好一陣，然後方說：

「你要知道約在距今一年以前，我娶了比我要小上二十五歲的一個妻子。照我想來，歐倫以前曾和人結婚過二次，還有上將近成了一個兒子，此後當可和我安然相處，不致再有別個什麼想頭的！而且，我所能給予她的，是四季不斷的華麗衣服，許許多多的鑽石首飾，一種安閒而富麗的生活——這都是在我老邁到可以做她父親的一點上，能夠使她些微得到安慰的。」

他說到這裏，略略停止一下，又抬起眼來，向這檢察長望了一望，祇見在他兩眼之間，已是略帶潮潤的了。於是，他又向下說：

「可是，我完全是錯誤了，愛情是不能用任何方式購買而得的！在經過若干時間後我對於她的一二行動有些懷疑，因而便又對她注意起來。」

照檢察長想來，這原是很老很老的一個故事，實無複述之必要的！當這老人初擁此美人兒爲己有時，一樹梨花壓海棠，確可稱得無上豔福，足以引起鄰人們的豔羨；何況，還有一個兒子雷孟·賴孩脫帶了來呢。但到了現在，這位美人兒對於年齡懸隔過多的丈夫，又在表示厭倦了！不過，凡此種種，在他這一方面說來，都不能以之作爲構成任何犯罪行動的一種基礎的；因爲，一個人單是想離開她的丈夫，總不能就說是犯罪的一種行動啊！

這廠長當又向下說去：

「我享受著家庭間的一切。我也很是歡喜著這年輕的雷孟，想於將來在我的財產中劃出一部份來給予他。至於他的母親，在我逝世後當可接受我的全部壽險費，你當知道，這並不是如何微小的一個數目啊！」

渥而溫祇把頭點點，仍是靜靜聽著對方說去，他很知道，這故事已快要到達它的最高峯了，這老人便又繼續說：

「我後來甚至願意把我的一半財產都給予了她。誰知她在昨天，竟是逃之夭夭了！」在這裏，檢察長當然對他很是表示著深切的同情；但同時可又明白宣布，照他起來，却是不能給予他以任何之助力。

「不！你一定能夠幫助我一下的！她逃走的時候，是把那一張鍊製橘花香水的祕密公式一起帶了去的。我早已說過，這足足要值到美金一百萬元，而不是屬她所有的，她已是犯了竊盜罪了！她已是犯了很大的竊盜罪了！」勃萊脫把牙齒咬得緊緊地說。

據檢察長的意見，倘然這祕密的公式單。為密昔司勃萊脫所攜去，確為一種事實，他當然可在本案中來上一個行動。但勃萊脫又怎知道她確是把這一張祕密公式單挾之俱去呢？

勃萊脫因舊之解釋理由，說是這一張祕密的公式單，關於它的藏放所在，除了他自家之外，祇有歐倫知道，她又那裏可以卸去責任。

他又說，她同她的兒子，是在星期三——十月十八日那一天同時失蹤的。他曾到森泰孟娜克高等學校去查問過，因為雷孟是那裏的一名榮譽學生，並是該校足球隊中的一個隊員，據說，該生在星期二後，就不見他到校了。

對於她的究往那裏去，他却是一無所知。不過，當她一走以後，這一紙祕密的公式，同時却也會不翼而飛，大足爲她有上竊盜嫌疑的一個佐證。在這裏，渥而溫倒也給他說動，而不得不接受這個意見了。

因此，他把奧斯丁，亨脫二人召了來，將本案一切的細情告訴他們，着令跟隨勃萊脫同到廠中去，設法把這失蹤的密昔司勃萊脫或是這鍊製香水的公式找尋到。

「孩子們！你們辦起本案來，儘可從容些！須儘可能的別把此事公開出去，倘給訪員們知道，就要長篇累牘的登載不休了。你們祇消把歐倫·勃萊脫，找尋到就得，倘然確是她竊取的，可勸說她快些拿出來，她爲了免得入獄的關係，大概不會反對吧。」這是渥而溫對他們的一種訓話。

在往廠中去的途中，他們和勃萊脫一再談到其妻的事情，想要在這上面或可得到一點線索，而知道她究竟是往那裏去的。

勃萊脫承認，曾請私家偵探，暗地去偵察過歐倫的行動，據所得的報告，她會和其他的男子私下會晤過。而就在這一種發見後，居然使她肯簽上一張筆據，把前所給予她的一半財產依舊退還他。

「在這一點上，就不啻是她在本案有上犯罪嫌疑的一種供狀了！」他很是滿意地說。

但在這二位探長的方面，對於這些偶然的事實，却瞧不出和這竊盜案究有何等的連繫。這位老人又告訴他們，他的妻子有一間私有的臥室，他是從來不走進去的。他並帶著顫

聲說：

「就在這最近的二天中，我也不會走進去。她雖已是，走了，但你們很可瞧到，她好像仍在那間室中呢！」

當他們從車道中駛入這農莊時，對於當前的景色很爲注意，他們雖都從未到這裏來過，可是却一致承認，在勃萊脫所述說的故事中，關於其富麗之處，一點兒都不過火。祇見十分可愛的一片草地，給高可參天的樹木蔭蔽著，在花園中却遍處皆是果子樹，而屋後的一排耳舍也收拾得非常整潔。

足使他們小小一驚的，當他們剛從石階上拾級而登，走上遊廊之際，忽見有年齡約近三十，長得頗爲美麗的一個黑女，站立在門邊，望著他們的到來。她的身度修短適中，穿上了一襲黑色的時式新裝，愈顯出她膚色之蒼白，對於他們的到臨，顯然的有點惶惑之意。

一走上了石階的最高一級，他們都突然立停了。勃萊脫，正在後邊跟隨著，不期撞在奧斯丁的身上。於是，抬起眼來一望，口中却說了句：「密斯高唐！」

然後，勃萊脫又給他們雙方介紹起來了：「這位是密斯高唐，她是歐倫的一個女伴。莉莉！這二位先生是檢察長辦公處派來的。」當下，又把他們二人的姓名都提了一下，莉莉也很有禮貌的，向他們分別點了一下頭，勃萊脫又加上一句說：「密斯高唐，是歐倫最密切的一個朋友。」

「如此說來，她大概能給予我們一點幫助吧。」慕斯丁說。

可是，密斯高唐却默無一語，祇飛也似的走向室內，馬上便不見了。亨脫不免望著他的同伴皺了一下眉頭，奧斯丁祇是將肩兒略聳而已。於是，勃萊脫邁步走向洞開的一個門邊，向

他們邀請著說：

「請進來，讓我把屋內各處都領給你們看！」

這內部也裝飾得相當的富麗，正與它的外觀保持著平衡之勢。當有一個墨西哥僕人把他們的帽子取了去。勃萊脫也即把他們延入一間小室中，這是他私人的起居室，也可說是他的寫字間了。爲了欣賞這壁間裝飾品的鹿頭，奧斯丁曾在那兒呆立上幾分鐘。亨脫的眼光，却在這光可鑑人，甚爲富麗的桃花心木傢具上溜來又溜去。勃萊脫因請他們坐下，又在壁爐的欄板上，取過一瓶酒來，倒在杯中獻給他們。

當他們坐下飲酒之間，勃萊脫又立起身來，把壁間的一塊鑲板推動着，立刻露見了砌在壁間的一口小保險箱，他說：

「我把這公式單就藏在這兒，關於這啓箱的拼字花式，除了我自家外，祇有歐倫人知道。我曾經想把這拼字調動一下，可惜因循未果，現在却已是來不及了！」

約摸隔上了幾分鐘，亨脫主張先到歐倫的臥室中去瞧看一下。

「倘有任何線索可以指出她究竟是往何處的，我們一定可以在那裏找尋到一些。同時，我們還想和密斯高唐談話上一次，照我想來，她剛纔在遊廊中的那種行動，很是帶點奇怪的。」他說。

「自從她出走以後，在這屋中的一切事情，都覺得有點奇怪了！」勃萊脫又接上一句。『請跟我來，我們就去那兒走上一遭。』

當下，他即領了他們走上一架扶梯，又經過了又長又黑的一個甬道，一壁却又在指點著

說：「這是莉莉的臥室；這是雷孟的；歐倫的臥室却在再過去的一間。」

爲了窗扇的全部放下，室中顯得很是黑暗。當勃萊脫正在摸索著電燈開關，他們二人當也跟隨著走了進去。誰知，在這黑暗之中，突然發出了一個粗聲，似在歡迎著他們道：

「哈囉！」

這一下子，可使奧斯丁和亨脫都覺得有些毛戴了。

比及電燈既已振亮，這同樣的妖異之聲，又在二度叫著「哈囉」他們方始瞧到，在那很高的地方，掛著有金碧輝煌，十分考究的一隻鳥籠。勃萊脫却立在當地，緊抓著自家的兩手，把牙床鼓動著，暴跳如雷地說：

「這頭可殺的鸚鵡！我已是完全把它忘記了！這個不消說得，自是歐倫豪養著的。我素來就很爲討厭它，歐倫却堅決地要把它保留著。」

這臥室却在絕好的秩序之下，裝飾得也頗富麗，在他們很快的搜尋之下，却是一無所獲。僅在一點上，使他們更是增添了一點疑惑！原來：在她的貯衣室中，各式各樣的衣服竟是放滿著。鞋子更不下有一打之多，帽子也有不少頂藏在帽匣中。再啓梳粧檯的抽屜來一看，更發見了許許多多的裝飾品。還有長統襪子也在箱中裝得滿滿的。後來，又給奧斯丁找得了一隻首飾匣，當打了開來時，祇覺有金光萬道，從那些寶石上面發射出來呢。

「她倘然真是一去下復返的，一定要把這些東西一起都帶了去。如今瞧這情形，我猜想她大概還要回來吧？」奧斯丁說。

「這決不會！你是忘記了我那一紙公式單給她攜去的那一個事實了！」勃萊脫忙向他點

醒著，又接著說：「現在請仍回到我的寫字間中去，我還有一些兒東西要給你們瞧看。」

他當把那私家偵探的報告取出來，共計二頁，却是用打字機打成了的，把歐倫在洛斯安琪兒和男子們幾次的幽會，紀錄得很是詳細。但僅有二個男子，却已把他們的姓名探查得着實的。一個是尼傑兒阿姆司屈郎，他是一個青年優伶，剛開始在銀幕上漏著臉。另一個是海而萊迭克，在城中開著一家雜貨店。奧斯丁即把他們的姓名錄了下來，以備將來調查之用。

當把這報告讀完，這二位探長便請勃萊脫去把密斯高唐喚了來。不到數分鐘她果獨個兒走進室中來了。她竭力地申說，密昔司勃萊脫從未把將要離開這裏的計畫告訴過她。

「那麼，關於她的失蹤，是在什麼時候發見的？」奧斯丁向她發問。

「昨天早上，我的晨餐進得遲，却見密司勃萊脫從馬廐中回來了。他手中拿著一瓶松脂油，是爲了療治他那匹愛馬。眼際受傷之用的。他問我可曾見到歐倫，我回答說沒有，照我想，她大概是到花園中散步去了吧？他好像很是擾亂的樣子，堅執著從上一夜起，她已不在屋中了。我因走到她的臥室中，却沒有見到她。再去雷孟的室中時，他也已出走了。」

她回答說。

奧斯丁因請求她，把這母子倆出走時是穿的什麼衣服，可儘量告訴他們。她當場却回答不上，待離室片刻經上檢視後，方又回進室來，把他們所需要的消息，告知了他們。

經檢視密昔司勃萊脫的衣櫥後，知道她穿的是一襲藍色外衣，上的鈕子是金屬的，外面還罩上一件絨線衫。雷孟的那一套棕色衣褲已是不見，大概是給他穿去了。這是莉莉·高唐

的報告。

當離開廠中以前，這二位偵探又到這廠屋的四周去巡視一番，一切都是非常良好，在完全的配備之下，正和他們的意料相符。當走至穀倉中，亨脫忽然立停下來，把鼻子嗅動了好一會兒，祇覺得有很強烈的一陣新鮮乾草香味，充滿在空氣中。就在此際，給他瞧見有好幾噸的乾草，高高的堆起在穀倉的那一端，他因走近前去，把這些乾草又檢視了一下，即對他的夥伴說：

「瞧這樣子，勃萊脫頗希望有一場大然火災發生吧？你瞧，這乾草現在雖是又濕又新鮮，但在不久以後，便成了很合理想的一個火種呢！」

但是，如今在他們手頭所要探查的，祇是關於這位富翁的一件竊盜案，並不是關於他的農場經驗，也就不再研究下去。比及巡視既畢，竟是一無所獲。最後，乃和勃萊脫道了「再見，」又回到了城中去。

阿姆司屈郎這個電影從業員，他們很容易就將他找到的。他承認曾和歐倫·勃萊脫在一起吃過幾回茶，並有幾次曾一起看過戲，一起跳過舞。他並如此地說：

「我爲什麼不能和她在一起呢？她是十分的能吸引人，並是有錢，還好像對於我的這個職業，很覺得有無窮的趣味呢！」

她如果離開了家庭，究竟將到那裏去，他對於這一點，却是毫無什麼意見。同時她也從未對他說起，有什麼拋棄她丈夫的計劃。當說到這裏時，這個頭髮梳得光光的青年，又把肩兒聳了聳說：

「我祇知他是一個語言無味，面目可憎的老傢伙罷了！」
不消多久功夫，已使這二位偵探深深地相信，這個失蹤的婦人，並不和阿姆司屈郎在一起。顯然的，歐倫的所以會引起他的注意，祇是爲了她是喜歡捧他的一個捧角家而已。

萊迭克是在他所開的那家雜貨店中會見的，他最初否認和密昔司勃萊脫相識，經不得把他們屢次聚會的時日和地點一一來說破，他也祇好承認，曾一同吃過幾次飯。不過，他仍又很堅決地說：

「可是，二位先生，請相信我的話，在我們之間是發生不出什麼嚴重的事情來的！我沒有瞧到她，已快近一個月了。倘說她的拋棄丈夫是爲了我，那更是一種奇談，因爲我是一個有婦之夫啊！」

第二天，奧斯丁曾和勃萊脫通話一次。據勃萊脫說，仍得不到歐倫的一點消息。他並又很焦躁地說：

「你們快給我把這失去的公式單，找尋到來吧！不然，這個肆無忌憚的婦人，恐怕就要將這東西交付在不相干人的手中了！我最初還疑心著他，定是要強迫著我，化上一筆很大的代價，將這公式贖了回來。不料竟是這般的沉默，却又使我疑慮到，或者已和別個人有上什麼的一種接洽。」

這兩位偵探依照往常找尋走失了的人的方法，到幾個地方去走上一遭，結果，祇是白費了幾小時。再要找尋一個穿藍色外衣的婦人同著一個穿棕色衣褲的青年，向各旅館及各交通機關去查問，所得到的答覆，也祇是一個「否」字。

這天下午，他們倆又驅車前往森泰孟奶克，向那高等學校訪問一下。雷孟在該校是很傑出的一個學生，比尋常的一般學生要高出一籌的。待問到該校足球隊的一般球友，對於他的爲什麼不到校來，却是一無所知。球隊中的那位教員，更露著疑詫的神氣說：

「就在明天下午，我們將有本季最大的一個比賽到來了。雷倘是參加的話，無疑的可得一襲絨線衫作獎品。」

經他們查問的結果，似乎有很多的證據，足以證明這青年的雷孟，當星期二和同學們道別回家時，並不會知道下一天將要缺席不到的。

「她既是出走，却把她個人日常一切所需要的東西，遺留下不取去，這未免把我打擊得太大了！」

「還有，對於她的究往那裏去，在她的臥室中竟找不到一點兒線索；就是爲了臨時有什麼要事發生，也當對她最密切的朋友密斯高唐說知一聲，如今也是沒有：這都是使我們一籌莫展的！」亨脫不免在承認著他們所遭受的失敗。

於是，在他們同意之下，決定須得和那位美麗的黑女，再有上一次的晤談。二十分鐘後，他們便又到了勃萊脫的廠了。

這位主人翁並不在家。但是那個墨西哥僕人却認識他們，就在昨天曾爲了一樁重要的事情到來過。因把他們讓進門去，並請在那起居室中座下。

當他們坐待主人歸來之際，當然又要談論到本案上面去。亨脫不覺十分熱情地說：

「關於本案，在那「尋人部」的方面，一定已得到首領的知會了。他們近水樓台，在同

一時間內，所獲得的成績，或者要比我們的來得高。現在且讓我打一個電話去。」

他走到電話機旁，取下聽筒來放在耳邊，却聽得這線上有聲音發見，乃是一男一女的聲音。他知道，在這屋子中，有上不少的電話機，都在同一的線上傳送著。當下，打個手勢給他的夥伴，着他靜悄些別作聲。奧斯丁當置手話筒上作杯形，也一同聆聽了起來。立刻就給他聽出，這女人便是莉莉高唐。祇聽她說：

「我很是害怕，那些偵探們又要到來了！倘然給那老頭兒知道，我在這裏面也是玩上一手的，那就要不得了！他原是在憎恨我，這一來，還怕不要驅逐我出屋去！可是，別兒！我却沒有別的地方可去。」

對方的回答却是如此：「甜蜜！你儘可坐得穩一些！倘然那些辦公事的朋友們到來時，你祇要守口如瓶就是了！你瞧，你並不知道一些什麼，他們並不能硬派你是怎樣的。莉莉！可和我保持接觸，你如需要幫助時，儘可讓我知道！」

在這裏，這接線却斷了。奧斯丁忙和那面的接線生取得聯絡，並把自家的身份告訴了她，然後又向她吩咐著：

「剛纔在這裏打完的那個電話，快給我把它這來根找出來，我當在這裏等候著，你可不必另外再打得。」

祇在五分鐘內，她的工作已是完成了。

「這是長距離的電話，是從洛斯安琪兒打來的。」她說，並又把那個電話的號數告訴他。

他知道，那兒是住宅區，最多的是餘屋分租，他因對亨脫說：

「這傢伙一定就是從他居住的那所在打來的。祇是在這歐倫·勃萊脫失蹤的事件中，我不知道莉莉所玩的，究是如何的一手！」

「這祇有逼她吐實之一法！」這是亨脫的意見。

「照我想，一動不如一靜，我們和那位姑娘談話時，儘不必顯露出我們已知道了些什麼，祇說我們的所以要再到這裏來，只因礙心到有人在暗中反對著我們，且瞧她究是如何的說法。」奧斯丁雙脣緊闔，靜靜地坐著，沉思了一陣方又說。

當她瞧到他們倆又是到來，顯然的，很是有點驚疑不定。比及經他們誚她坐下後，臉色不覺泛白，並像似神經失常的樣子。

「年青的貴媛！我要很爽直的對你說，據我所知，密司脫勃萊脫同他妻子的不睦，已有一些時候了。她這一次的失蹤，一定和某一樁她丈夫所不贊同的事件，有上一種直接的關係的。在這裏的廠中，你是她最密切的一個朋友，照我想，在她這方面你所知道的事情，一定要比你所告訴我們的來得多。所以，我要向你警告著，切勿對我們隱藏了些什麼？」奧斯丁很嚴厲地對她說。

「我沒有什麼可以告訴你！」她堅不承認。

在這裏，奧斯丁不覺動怒起來了，他不能再採取「一動不如一靜」的這個辦法，決定須得來上一個單刀直入的行動。

「密斯高唐！幾分鐘前，我們在密司脫勃萊脫的起居室中坐著，聽得你和在洛洛安琪兒

的一個男子在通話。你在這個事件中你是玩了怎樣的一手？又爲了什麼緣故會使密司脫勃萊脫憎恨你？」他說。

「莫非你把那那鍊製香水的祕密公式藏匿了起來？還是當歐倫偷竊這件東西時你會給她幫過什麼忙？」當她已是驚得發呆了，亨脫又連珠似的向她發出這般的問句。

於是，她突然把臉覆向兩臂間，啜泣起來了。接著，搖了搖頭，嗚咽著說：

「不！不！對於這祕密公式，那是絲毫沒有關係的！」

「最好你把一切的事情都告訴我們。我們祇注意著這失去的公式單，決不會使你或是密昔司勃萊脫將遭受些兒什麼的！」奧斯丁的聲音很友善和平靜。

「我知道她在這裏很是不開味，她常託我去投寄給在曼石納站一個男朋友的郵件，並往森泰孟娜克區郵局去把他的回信取了來。」她仰起淚眼來望了一望，又慢慢地說了來。

「他叫什麼名字？」

「他叫喬治·克林墨，是一個鐵匠。——唉！既已說到這裏，率性都告訴了你吧，歐倫把他寄來的信，都藏在室中一面鏡子的後邊。」

「你相信她是到那裏去的嗎？」

「這可不能確定的說。」

他們果在鏡子的後邊，找得了一大包的信。其中最近的一封信，正在歐倫·勃萊脫失蹤的三天前，祇要一瞧它的內容，對於那所前去的地點，却是毫無疑義的了。這信內說：

「我的最親愛的人兒——聽說你快要到來，真使我歡喜到了極點！你究竟預備幾時動身

呢？頗希望你立刻就能倒在我的臂間，不然，我確有點不能等待了！……

這天，奧斯丁便同了亨脫，一起乘了夜車到曼石納站去。這是英育山畔的一個小村，約在靠近東北的二百五十哩以外。

次日，他們便去訪問那喬治克林墨了。這是年近三十的一個壯碩青年、忽見有衣冠楚楚的二位貴客到他的鐵肆中來，頗露著疑詫之色。他們便向他作上一番自我的介紹。

「你如能把我的領到歐倫·勃萊脫那裏去，我們祇消和她談論上幾分鐘，決不會多煩擾你的！」奧斯丁向他這般說。

「她並不在這裏呀。」克林墨回答得很堅決。

「你和她一直不斷的在通信，在最近幾天你給她的信中，曾盼望她的到來。她是在星期三離開家中的。難道她會不直接到這裏來的嗎？」

「我敢發誓，她並不會到這裏來過。對於這些函件，我是承認的。自從在有一次假期中她到這裏來玩，和我會見以後，即同我很殷勤的通著信，簡直使我毫無擺脫的辦法。不久以前，她在信中曾說起要到這裏來，我除了再鼓勵她一下以外，沒有別的說話可以對她說。」

「這久經戶外生活的褐色皮膚下，這時候又透露出更深的一層紅色來。」

「那麼，她寄給你的函件，你一概都保留著嗎？」奧斯丁向他問。

「當然，都在我的臥室中。」

「我們正在查探一樁竊盜案。他是密昔司勃萊脫的丈夫，控訴她盜竊了一張鍊製香水的公式單，在他認為很是值價的。你可能拿出這些函件來給我們瞧一下？或可在此中探得了她

的去處。」

克林墨乃在水桶中洗淨了他的手臉，並把皮圍裙脫去，又在架上取下了他的帽子，這兩位偵探便跟隨了他回到寄宿舍中，他即把那些信件取出。

在這些信件中，對於她和她兒子的去處，並找不到一些些的暗示。但其中有一封信，却使他們對之非常注意，這信內是這般說：

「培東曾強迫著我簽上一張筆據，把他所已給予我的財產退還他。但他不能像他所自信的那般十分得意，我又已把這一紙筆據取了來，並藏匿在他再也找不到的一個所在了。然而，我很是信託你，不妨把這地點對你說知，乃是在我自家的穀倉中，那些乾草堆之下啊。我希望在某一個晚間，來上一場大火，將它燒成灰燼。……」

當他們對於密昔司勃來脫同她的兒子不在曼石納站這一點，已是覺得認為滿意之際，也就坐了下一班的火車回到洛斯安琪兒去了。在這長程旅行中，亨脫有好多的時間不發話，完全沉浸在沉思之中。

「這或者祇是出於巧合罷了。但一看到他們把新鮮的乾草堆在穀倉中，似乎有讓它釀成火災的一個表示，不由不使我把二者聯想在一起，或者暗中有人出自有計畫的要造成一次火災，也正有點說不定。」他把意見發表。

「我還想到另外的一個意思，她既把那張筆據藏匿在那裏，又怎保她不把那一紙公式也藏在同一的所在呢？」奧斯丁也攙言。

「一旦這乾草由腐爛而發火，便能把這二者同時付之一炬，這或者正是所希望的！」亨

脫不覺把頭點點。『由此看來，把這乾草堆放在那裏，不知是不是出自她的吩咐？』就在這天晚間，他們到勃萊脫的廠中去，已找得了關於這個問題的答案，却是出於勃萊脫自家的意思，他在星期三的那天，叫人把這些乾草搬進倉中來。

『我也曾告訴他，這是非常危險的一件事。但他可回答我，關於這乾草避免燃燒，他有上很多的知識，叫我不必耽心。這原是他的產業，我也祇好遵命而行了。』一個工人說。聽到這個消息，亨脫不免露著疑惑不解之色。無論如何，經了這們一來，這一樁事情又是與全案無關的了。不過，勃萊脫在農場方面也是很有經驗的，爲什麼要把這十噸的新鮮乾草，堆在那兒，冒上很的一個危險呢？

他同奧斯丁沿著這乾草堆走了去，一路的在視察著，可有什麼東西發見？一會兒，忽在他的電筒照及之處，發見了閃閃作光的金屬品，拾了起來一看時，乃是金光燦爛的一個鈕子，還有一條藍布的碎片附繫著在上面。他把這東西放在手指間，兀立上幾分鐘，然後把奧斯丁叫過來，向他問：

『歐倫·勃萊脫失蹤的時候，她身上的衣服究竟是怎樣的呀？』

『藍色的，有金屬的鈕子在上面。』他的夥伴告訴他。

『如此，如今，我可以不必再到別個地方去找尋她了。』亨脫把所找得的東西給他瞧又十分了鎮靜地說。

在這陰暗中，奢斯丁先向這帶有藍布碎片的鈕子凝注上一會，復又向他的同僚望了一眼把頭點點說：

「是的，踏破鐵鞋無覓處，得來全不費功夫，想不到恰恰還在這個地方呢！」

他們兩人便驅車前往森泰孟奶克，把一羣警察召集；在他們的中間，有費荷生巡長，雪特納·賀爾副巡長，卡而司·威勃副官。這全部人馬便又立刻回到香水廠中來。

在燈籠光照耀之下，又若干農夫及一羣馬匹爲助，他們開始把這十噸乾草，由穀倉中搬了出去，直至天光大明，這工作方始完畢了。

在平地之上，發見靠著穀倉的那一邊，放上一根大木條。於這木條之下，有一大捆的東西藏匿著，打開看時，却是兩隻麻布袋，已是沾污得變成黑色了。還有鈎形的一根鐵槌，在這彎曲的那一端、沾上了十分可疑的一個棕色的污漬。

「這是血，和地上的沙併爲一起，沾染到上面去了。」奧斯丁把這些東西檢視上一會，便這們地宣布著。

這乾草堆放之處，上面全是沙泥作底。在這中央很大的一塊地方，像似最近曾經過一番擾亂，顯著很凌亂的樣子。當把鐵錘取了來，將這地面鏟了去，在數分鐘後，發見其下乃是一口古井。

當把井蓋移了去，有一股惡臭直從井中衝上來。把電筒來照時，却不能照見其底。亨脫乃把一根繩子網在身上，將自家縋到底下去。這是廢棄不用的一口古井，已是乾涸了。在這黑暗的井底，約經過了一分鐘的檢視，他認爲關於搜尋歐倫·勃萊脫及她兒子的這種工作，已是可告終了。

他已找得了無數段的碎骨，還有焚燬不盡的人肉附着在上面。密昔司勃萊脫外衣上其他

的鈕子，也給他拾到了。在這一堆人骨的下面，又給他找得了一紙文書，便是密昔司勃萊脫退還財產所簽的那張筆據。

照她寫給克林墨的信中看來，定是經她撥開了乾草堆，把這筆據擲下井去而把來藏在那兒的。誰知不到多久，她自家的遺體，也會給人擲入這陰黯黯的所在來，這是她連做夢都不會想到的吧？

亨脫把這一段段的碎骨和其他一些證據，都送上來給他的同僚收管著，於是，他們又在穀倉中集合了。他們知道，對於這些遺骨是屬於一個婦人和一個青年的，大概可以由醫學專家來為之證明。不過，這個雙重慘殺案的兇手，雖已十分明瞭，無疑的定就是勃萊脫本人，但用什麼方法，方可把來證實呢。

「我已想得一個意思了，可着人把那老頭兒的那匹馬，牽到這穀倉中來。」亨脫說。當把那匹馬牽到以後，亨脫即將牠的頭部檢視一番，却在牠的兩眼之間，並找不到一些傷痕。方知當歐倫同她的兒子失蹤的那一天，勃萊脫告訴密斯高唐，這松脂油是作什麼之用的，全是一片謊語。

這二位偵探便在嚴肅的狀態下，向廠中的正屋走了去。勃萊脫正在進著晨餐，對於在倉中徹夜搜尋的這種工作，他是全不知道。

「早安！你們工作得真早呀！很好很好！你們可把歐倫和雷孟都已找到呢？」他在歡迎著他們，又十分興奮地說。

「是！我們今天早上已將他們找到了！」在斯丁回答。

「什麼？你已找得了他們嗎？在那裏？」他的聲音再尖銳也沒有，餐具也掉落在地，想要站立起來。亨脫却阻止着他仍退回椅中去。

「就在你穀倉內的那口古井中。這是你用松脂油焚燬了他們的屍體，把燼餘的骨殖擲在那裏的。」奧斯丁又向他回答。

於是，勃萊脫在深深地呼吸一下後，即在椅中倒下了。

「你倘欲否認不是你殺害他們的，那是毫無用處，我們已獲得了很多的證據。當你向我們說報著，說是歐倫已盜竊了你那寶貴的公式逃走了，照你想來，定可使我們迷失了找尋的路綫，想不到恰恰引導我們走到很正確的路上去，連他們埋骨之處都給找到了！」亨脫說。

在這裏，勃萊脫祇好完全承認了。據他說，星期三的早上，他正在穀倉中，他的妻子忽然走了來，大家因又說到退還財產的那一張筆據。

「我早知道，這張筆據已給她偷了去，並藏匿在什麼地方。因此，我們便口角起來。她忽拿起一個棍子，向我走了來。恰恰有一根鐵棍靠近我手邊，即拿了起來，把她打倒在地。雷孟適於此時走來，他是瞧見這一場戰鬥的，爲滅口起見，因此也一併將他打死。但這件事情却是幹得壞極，其實我却是很喜歡他的呢！」這是勃萊脫說！

關於這鍊製香水的祕密公式，當然從不曾離過他的手，並無被竊的這件事。至他把乾草堆滿在穀倉中，爲了自然燃燒的關係，將來定有引起火災之一日，這是他完全知道的。但他，對此毫不爲意，還希望在這火之下，可將他的真正罪行完全掩蔽了去呢！

歐倫·勃萊脫和雷孟·賴孩脫的被害，是在一九一六年十月十八日。在次年的四月二十

日，培東·勃萊脫就鞠於高級審判官福能克·威而司之前。經上專家之證明，爲了年齡已高刺激太甚，他已患有神經病。

審判官威而司乃判令將培東·勃萊脫禁錮在瘋人院中，俟神智稍清時，再解法庭受審。可是，這一個審訊却永無實現之一日。計他禁錮在瘋人院中，共有二十一年之久，於一九三八年方死去，已是八十七歲了。

猜不到的兇手

恩仲納·實能特著
黃華譯

戰爭瘋狂了的歐洲，槍聲已是停止了。千千萬萬的男女老幼，在他們的眼光中，重新又挾有希望之色，想從這些殘磚碎瓦中，把他們的新生活重新建立起來。

有的人是把目的達到了。其餘的人們却無法獲得滿意的生活，但仍一年又一年的奮鬥下去，希望可把戰爭中所受的損失恢復過來。

此外，像那生離死別之情，風泊鸞飄之苦，便在宣布和平，停止開火之後，也是難以補償的，徒使人唏噓感嘆，成爲追憶之資料而已。這在歷史上早有先例，也可見戰爭爲害之烈了！

所以，在這第一次世界大戰停止後，在各方面看來，仍有上了這樣的一種現象；而一樁絕不幸之事，仍逃不了戰神之利爪，又在一九三二年三月十五的一個雨夜之中，在南斯拉夫之石巴加城發生了！

這連續不斷的大雨，使得這燈光黯淡的街上，隨處見有水光閃動著；而一打在街旁一所

大廈的二層樓上，英列·施開來醫士診室之黃色玻璃窗上，更作著嚙嚙之聲。下面行人一見到他那窗上的燈火，知道這位年齡三十有六，丰采頗為不惡的醫學博士，此時正在應診，他的服務時間，原是下午七時至九時，而此際祇有七句半鐘啊。而以他那般的能力和本領，竟肯離開那繁華的比爾海拉得城到這裏來懸壺，尤值得人們對之十分欽佩的。

約瑟·紀士凡，是這醫士唯一僱傭的僕人，把大衣領頭翻得高高的，帽子壓得低低的，正冒雨急行而來，希望能早到一刻好一刻。因為他在飯後來得略遲了些，生怕發生什麼要事，誤了職務。

這大廳走道上的燈光很是低弱。他把外衣上的雨點振去後，即向樓上走去。當走到二層樓的扶梯頭，他忽立停下來，把鼻子嗅動了一下。祇覺有一種奇異之氣味，直向他衝了來，像似肥皂和防腐劑併合在一起的氣味吧？隨在略一吃驚之下，又使他突然的記憶起來了，這實是一種火藥焦味，自從這大戰啓幕以後，他已是開得很煩的了！

紀士凡把門球振動著，把門打了開來，剛一走入室內，馬上便又立停了。祇見施開來醫士仆倒在他前面的地毯上，已是死了。眼鏡跌落在地板上，腦後血流成渠。他也顧不得兩手在發戰，即打一個電話，向警署去告警。

探長保羅·克利柴克及探員亞立山大·斯撲落而聞訊之下，立刻帶領警士六名，到這出事地點來了。驗屍醫官却比他們祇略略後上一步。探長克利柴克生得瘦而且長，帶了一副夾鼻眼鏡，即走近醫官之前，向他說：

「博士！詳細的報告當然須俟你回去後再草寫。但關於這寫字間中表面上所發見的一切

情形，你大概總能給予我們以一點消息吧。」

這醫官在檢驗方面進行得很爲迅速，不到多久，便有上了簡略的一個報告，在探長領首示意之下，探員斯撲落而即將它紀錄了下來：

「這致命的一彈，是從腦後穿過去。就既無火藥焦痕又無頭髮燒焦痕跡的這二點瞧來，顯見這開槍處和死者定有相當的距離，這兇手必爲一個槍法嫺熟之人無疑。」

「沒有格鬪過的痕跡嗎？在那指甲方面也沒有什麼發見嗎？」探長問。

「都沒有。他這死實是突然而來的，好像他正在把一個病人檢查著。」

醫官這話自認爲極有理由，因爲死者的頸項間，尙把聽胸器斜掛著，這是一般醫生在用過了後習慣是這們地掛著的。檢驗桌上還有一方布，已是弄得很皺。而血壓器之帶也已放開。

「照室中這種情形瞧來，決非病人受診完畢離室已久所應有。而他卽倒仆在已開啓的一口櫥前，定是將櫥打開去取應用治療器無疑。」醫官說，隨又向櫥內注視了一會，用手指著一具檢查喉耳器「他所要取的，或者就是這件東西。瞧樣子他像似在施行著全身的檢查，正依著慣例而進行。」

在檢查屍體時，發見皮夾一事，內藏美金五十元，並無經人觸動過的痕跡。關於被害的時間，經醫官的估計，大概在下午七時左右。

探長克利柴克乃把隨來之警士召集攏來，向之發布緊急命令，以二人守屋前，二人守屋後，其餘的警士們則派往屋內各處及鄰近各屋施以檢查。

他復又向醫官說：

「博士！如今你可把這屍體移去了。我們很希望能早一些瞧到這槍彈！」

當這屍體既移送驗屍所，探長們方又向那僕人紀士凡詢問著。這個抖索索的僕人，所能給予他們的，也祇是死者生前的一些略況：

死者年事雖輕，然在醫學界中，已有相當聲望，現尙獨身未娶。在比爾璠拉得城已歷多年，醫務頗爲發達。僅在六個月前，始移到本城來行醫，然從未向人說起所以遷地的原因。並無女友往來，很是專心於業務。從未聽他說起有什麼仇家，更無預防給仇人追躡的那種事。

在留心問答之際，探長克利柴克一邊又在室中，不經意地閒行著。一會兒，停步在死者一幀小的肖像之前，卽懸掛在他那張維也納大學畢業文憑的旁邊的。祇見影中的他，要比較

的來得年輕，身穿塞爾維亞軍隊中醫官之軍服。

「原來他在全國最難的一個學府中受過訓練的。他攝這張照片時，大概還祇有二十一歲吧？」他不禁喃喃地說。

忽有看守前門的一個警士，趨入報告道：

「探長！現有一個病人到來，說是預訂於八時到此受診的。」

「可領他進來。」探長把這話吩咐後，卽從桌上取了一本掛號簿過來，果見在一個人名之旁，訂明了於此時來受診，並加注上「肺病」兩字。

當此含有驚疑之色的中年人走進室中來時，探長目不旁瞬的向他注視著，他氣喘吁吁地

走了來，並問道：

「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？我想不到會在這裏遇見警務人員的！」

「真是這樣的嗎？其實凡在命案發生之處，總可遇到我們的！你莫非在先前業已來過嗎？」探長說。

這個儀表軒昂的來客，一聽到這些話，兩眼更是發直了，不覺驚退數步，倒在一張椅子中，似正在細細辨味著，對方究是在說些什麼的。雖舉起他肥肥的手來作著手勢，口中却噤不能聲。

「你最後一次是在什麼時候瞧見死者的？」探長又銳聲向他問。

「兩天前，他……他替我診治胸部，給了我一點藥。我對於這命案毫無所知，這是我敢對天發誓的！」他顫聲相答。

「很好。我很相信你的話！你祇須把姓名及地址開明，交給探員斯撲落而，你便可走了。」這是探長對他所下的決定。

當這氣喘咻咻然的兩者既已下樓而去，斯撲落而而不免笑著說：

「你好似急於要打發他走的！」

「這個人原屬無關。最關重要的却是這一位！」探長說時，又把那本掛號簿翻開來，他那細瘦的食指却指在一處：這是本晚第一個約診的病人，時間下午七時。在這時間的對面，又註明姓名為福羅·培他·法比安，施行普通檢查。

「七句鐘！正是這出事的時候！一個婦人……」斯撲落而却在獨語著。克利柴克又把電

話簿取了來，翻得她的住址，離開這裏還不到一哩路，他便說：

「現在我們就去訪問她一下吧。」

他們的汽車冒雨疾馳，不一刻，即停在一所風行全歐的新型大廈之前。走上了三層樓，在一間室門上叩起來，便有穿得很整齊的一個黑衣侍女前來啓門。

「我們要見福羅·法比安。」探長一面說，一面把徽章給她瞧。

「馬丹已是睡了。」

「可去喚醒她。我們是爲了要事而來的。」

那侍女勉強迴身過去，走入內室。一會兒，一個美麗的婦人出現了。年齡約在三十左右，在她還很苗條的身體上，穿了一襲便服。

「我知道你們是從警署中而來，不知有什麼事見教？」她的聲音很低，並是很有禮貌的。

「關於施開來醫士的被害案，很希望你能對我們說上一些什麼。」探長克利柴克說。

她此時的驚恐，正不下於剛纔就診的那個男病人，但馬上便又強自鎮定了，即回答著

說：

「我並不知道他已是……死了的！」

「他是於今晚七時被害的，而你和他所約定的時間，也正是這個時候！」

「但我可沒有去踐約！」

「你能證明這件事情嗎？」

「這當然。」

據她說，爲了下雨之故，她決意把這個約會取消。在下午六時四十五分的時候，即從公寓中囑接線生撥通電話，當由施開來醫士親自接話，這是由接線生爲之證明的。並且，爲了約會已是取消，當即利用這六時四十五分至七時三十分的一個時間，和公寓經理去討論了一下，關於裝修室內的一切事項。

當把接線生，女侍及公寓經理隔別訊問後，探長不得不承認她的說話爲毫無破綻，當即謝了一聲，想退了出來。

「兩位先生！且請略等片刻。」當她說這話時，在她的眼光中，挾有很堅定的一種神氣，使他們不能不停步下來，而十分留心的聽她說出來。

「施開來醫士乃一孤僻之人。我雖和他祇見面了一二次，然已能給我看到這一點，這或者爲了我是一個女人之故。而照種種情形看來，他都能合女子們之理想，但他竟會獨身無侶，此中定有隱情！二位先生！倘然是我的話，應得先把他的來往信札披閱一下呢！」這是她所說的話。

「馬丹這一席話，可謂實獲我心？我頗希望能耗費一些時間，披閱這些函件。馬丹！晚安！」探長即微笑與辭而出。

「你想把他室中往來的函件都披閱一下嗎？」在車中，斯撲落而向他問。

「不，關於業務上的這些函件，一定是找不出什麼來的。我所欲披閱的，是他私人的函件，我信一定是束得好好的，深藏在箱底。但我們須得先向驗屍所走一遭。」探長說。

不久，驗屍藥官即將致命的那一彈遞給他們，乃是發于歐洲大陸所製之槍中。在這驗屍

方面，獲不到什麼新的發見。祇知這彈係經嘴後而入，直穿頭顱下部而向上。

回到警署中，取讀各警士關於查詢本案之報告，却是毫無發展。鄰近死者診室的那家人家，據說在下午七時，偶聞得模糊不清的一下槍聲，此後却不再聽得有什麼聲響，所以，也就不注意了。也沒人聽見有什麼車輛往來。並據說，死者生前爲人十分謹慎，因此對於他的死，頗視爲一種損失。

『這是對我們毫無一點用處的！』探長把這些報告一張張披讀後，即把來擲之於一旁。的確，這些報告不但毫無用處，反使這案情愈爲神祕了！你想，一個年少多能的醫士，在本城頗有聲譽，在本日傍晚以前，並未見有人爲了什麼正經事到他屋中來。但結果竟有未經預先掛號的患者，利用了福羅·法比安所取消的那個時間，前來向他求診，並已在開始施行檢查，這不已是奇事嗎？而在檢查的過程，死者剛轉背行向一口櫥前，那病人即取出槍來，向之一擊而中。在相當遠的一個距離間，竟能打得這般準確，連死者出聲呼救都來不及。兇手也即從容走去。而在屍體方面及在室中各處，也均無被盜之痕跡，更無一些兒線索遺留下，尤可說得是玄之又玄，幻之又幻了。

探長沉思了好一會，方舉手一按電鈴，即有一個助手走入。他便向吩咐著：『可關照各區，遇有任何可疑之人，即把他拘留起來。對於各輛火車中及各公共汽車的候車室內，均須密切加以注意！』

待助手退出後，探長瞧得斯撲落而似有要向他詢問什麼的一種神氣，不禁聳肩笑道：

『像這種的措置，有時或也能得其用，但在本案中，我也深知其爲徒勞無功，多此一舉』

的！

「那麼，關於這些函件，不知又是怎樣的？」斯撲落而像似在提醒他。

「是的。我想，本案的關鍵，或者還在死者過去歷史的方面。譬如說，他爲什麼要離去比爾辯拉得城的？」探長說完此話，便也立了起來。

時間已是深夜，這兩位偵探還在死者的私室中，栗六的翻尋著。果然不出探長所料，死者十分珍貴的私函札一束，雖不深藏於箱底，却在書桌的抽屜中很妥密的藏放着。探長卽把它取到桌上來。自家也就在一張椅中坐下。卽在這慘淡的燈光之下，把這一束函札解開，一一攤放在桌上。在這中間，有的關係尙還很新，有的紙色已是泛黃，顯見得已是經過了不少的時候了。等到細辨上面的字跡時，不禁欣然讚嘆着：

「好一手書法啊，真是秀麗極了，定是出之婦女之手無疑。」

探長又悄悄的，從這最下面取出了一函來，他很是小心翼翼的，生怕這些信紙歷時太久了，或將經他手而碎裂。祇見上面寫著「我最親愛之英列」時期爲一九一七年七月廿二日，末後的署名則爲「最親愛的宓智。」

探長十分留心的閱讀著這函中的內容，每當一函已是讀畢，卽把來遞與斯撲落而，他自家却又取下一函來讀。祇聽得這室中的時鐘，很和平的「滴滴」在走動著。比及他酒一路的閱讀上去，關於死者過去的一切，不覺又是很生動的，宛然在他們的眼前呈現著了：這長身玉立，好學深淵的英列·施開來，是一個醫專學生。在第一次戰爭中，他乃被徵入伍。而宓智·韋撥兒，却是一位奧國元帥的女兒。照說前者是一個窳人之子，正在努力求

學中，後者却是有財產，有地位的一個美人兒，原有齊大非偶之嫌，誰知他們却在互相戀愛起來了。

戰爭既起，勢非分開不可。施開來自願決無生還之望，即有生還之望，也非短時間所能飛黃騰達，因請與她永斷關係，此後她儘可隨時找尋她的快樂。她却很堅決的不肯接受這句話，認爲他們的愛情，決不能因此而中斷。可是這擺脫一切的少年軍醫，像似已把主意打定，知道戰爭能改變一切的事情，就命運上說了來，他們決不會有再合之希望了。

這戰事一路的蔓延著，他們却隨時隨地仍在通著信，這是瞧到信函上的郵印及時日，不斷的在更換而可知道的。等到戰爭結束，施開來又重返比爾辯拉得城，宓智則在吉金達城。然照這位少年醫士看來，仍是無法可以改變他那最後的決定的。此時宓智已爲某油公司總經理富商徐多利·比託辣斯所愛上了。從以後的那些函札中看來，他已不能再得那美人兒之愛了。這也難怪，倘然他們在戰前已是結婚，或是戰事不發生，仍得安居下來，這事情自然兩樣……現在却嫌太是遲了一點了！

在最後的一封信中，她明明白白的宣布著，她已是和徐多利·比託辣斯結婚了。這是在距今六年以前，他們的函札，也就自此而斷了。

當探長讀完了最後的那封信，將它遞給斯撲落而時，不覺深深地嘆息著，比及斯撲落而也把此信讀完，探長又說：

「戰爭是最無情的，凡是受過戰神之荼毒的，雖在休戰以後，也無什麼幸福可言呢！」
「照你想，這一封信並不是關於他們的事件最後的一個結束嗎？」斯撲落而問。

「豈敢，照我看來，這還是數小時前這件慘案真正的一個開場呢！一個女子顯是鐘情於甲男，結果却嫁了乙男。而這甲男雖有不少女子向他追求，他可仍是繃居不娶，你想，這究竟是什麼原因呢？」探長說。

「那麼，他的繃居不娶，正是爲了對於他那最後的決定，覺得很有遺憾嗎？」斯撲落而又問。

「是的！就是他的慘死，也未嘗不由於此呢！」探長把頭點點，復又向下說：「現在我復要知道，昨晚下午七時的這一個時間內，徐多利·比託辣斯究在什麼地方？」

「你以爲，這情勢竟會如此地緊張，施開利醫士從比爾耚拉得遷居到這裏，比託辣斯也即追蹤而至嗎？」

「這是不得不如此猜想的。倘然今晨再沒有什麼發展，我們應得到比爾耚拉得城去探訪一番。」

他們祇睡上了數小時，又在從事本案之探緝了。晨間雖也捉到了幾個嫌疑犯，但細一究問之下，却與本案無關，祇能暫行拘留，待再詳細調查。探長使偕同斯撲落而前往比爾耚拉得城。

他們找到了施開利醫士舊日的寓所，那個居停主婦却是伶俐而健談，不錯，她知道有密智·比託辣斯這個人，施開利醫士常常提起她的。

「醫士的所以離開本城，就爲了一種糾紛呢！原來當他回到這裏時，什麼事都已完結了的。」她把聲音放底，很信託他們似的說。

「糾紛？什麼糾紛？」探長問。

「離婚事件！」她轉動著眼睛說：「比託辣斯是很可怕的一個人，聽說他曾對人誓言著，他雖已和她離婚了，也決不讓任何一個人能擁她爲己有！在這時候，他們便遷到烏吉達去。」

「現在他們仍居住在那裏嗎？」

「這倒不知，這是關於他們最後的消息。」

於是，探長和斯撲落而便又乘車同往烏吉達，在車中時，探長對於本案却下了如下的
一個結論：

「這是勢所難免的，在結婚不久以後，比託辣斯便發覺到其妻曾另有情人，而施開利醫士之名自然要發見。在這裏，比託辣斯當然有許多手段要施展出來了！」

等得到了烏吉達，比託辣斯及宓智都不在那裏。探詢之下，始知宓智已返居吉金達。未幾，他們在該處郊外的一個農舍中把她找到。這是很可愛的一個婦人，在大門口遇到了，即把他們領到很舒適的一間起居室中，她的娟麗秀慧，一如其書法所表示。探長儘可能的，把聲音放得那般的和平，對她說知，施開利醫士已是死了，……乃是被害在兇徒之手的。

她把眼睛闔上，在椅中搖搖不定者約有好一會，但終於沒有暈了去。她亦沒有哭，像似她平日所受的痛苦太深了，對於這突如其來的事，竟木木然發生不出什麼感覺來的。又強作鎮靜之聲問：「是誰幹這事情的？」

「現在且讓我來問你一句話，你和你的丈夫……你不見得是十分的快樂吧？」探長問。

「我已獨居了幾個月，早對他提起離婚之訴了。」她把頭搖搖說。

「真的嗎？爲了什麼事情？」

「這是一個槍彈傷，是我丈夫對我發射的！」她把袖子捲起，指著臂上紅紅的一個傷疤說。

探長便和斯撲落而，很快的把眼光交換了一下，知道他們探訪的路線，已是走得很對了。像這比託辣斯，是兇暴而帶有殺心的一個人，一旦將他緝獲，這就是很好的一個證據，可以證明木案也是出於其手的。

「當我開始告訴他，我們的婚姻不擬再繼續下去，我已決定要和他離婚了，他即取槍對我開放。並洵洵然說，決不讓一個人再把我娶去的！」她又繼續向下說去。

「比託辣斯現在又在那裏？我將以謀殺施開利醫士這個罪狀逮捕他。」探長說這話時，已是站立起來了。

「他現居愛雪爾城。但他決不能殺害英列的！」她兩日向探長凝注着，露著不信之色說。

「爲何不能？」

「他已是一個警者了！」

就是在室中有一枚炸彈爆裂開來，其效果恐也不會像現在這般大吃一驚的；而就探長克利柴克的一生說來，要使他如此的驚皇失措，恐還是第一遭吧！半晌後，他方迸出這幾句話來：

「但是，我還沒有明白得，……他已是替了嗎？」

這美人兒把頭點了點。便又對他們述說，當他向她開放一槍後，便又回過槍來，也自放一槍，但這槍彈却打中了眼神經，因此雙目便替了。

「我看護他直到他傷愈之後，祇是這替目已是無法可治了。不過，對於離婚一層，我仍不會把這意思改變得。因此，他便往愛雪癆城，與他的一個老朋友同居著。現在大概還在那裏。」她又說。

在這個驚人的發見之下，案情已是有了轉變，須得另覓新線索。因為比託辣斯既已成爲可憐無助的一個替者，又正遠在愛雪癆城，那麼，上一晚施開利爵士兇案中，一擊而中，神乎其技的那個兇手，決計不會屬於於他的了！不過，全案的基礎，統在這一點之上，倘然把它來放棄，不是比之開始着手之際，這情形還要惡劣上一點嗎？

「我想去訪問他，請把他的地址告訴我。」探長說。

她因把比託辣斯在愛雪癆城的地址告訴他，却是住在參將異多·馬華特的家中。等得他們到得那兒時，已是暮色蒼茫了。前來應門者，却就是那參將本人。經他們說明來歷後，他雖是略帶驚惶，可是却很有禮貌。

「徐多利·比託辣斯在那裏？」探長即問他詢問的。

「他不在這兒。」

「我知道他雙目已替了。倘是這般的話，一定不會走得很遠的。」

「在他們——比託辣斯同我的女兒美里未平安抵家以前，我總希望能避免一切糾紛的。」

我剛剛接到一個電話，說是他們已到了比爾辯拉得城。」參將說時，在他的眼光中，含有一種痛苦之色。

「請把詳細的情形說出來。」

參將馬華特乃儘可能的，將詳細的情形述說如下：

比託辣斯既來到這裏，由他一個二十歲的女兒來任看護，由她掖之以行，由她飼之以食，如此者約有數月之久。

而在這般的相處之下，他竟有上大大的一個變動了，由活潑天真一變而為沉默寡言，態度嚴肅。父母不免要憂慮起來，認為她的腦經已中了比託辣斯這鬱鬱寡歡的毒，將大大地給她傷害了！他們打算將他送入替者寄養院中，免得再為女患。不料在這二天以前，他們二人忽相偕逃走了。

「對於他們的究竟去到那裏，我們却是毫無一些意見的。祇在一小時前，我接到他們從比爾辯拉得城一家旅館中打來的電話，我女兒說，我女兒說，他們剛剛到達那邊，叫我到那兒去瞧看她。」參將說。

在這裏，在這二位偵探的意想中，不免又有一個奇異的幻想形成了，以為這個替者既能把這女孩兒深深地感動，使她成為他的手和眼，然則在這兇案中，難道也不能使之如此嗎？

據檢驗施開利醫士屍體的醫官說，此致命之一彈，係從相當遠的一個距離中打了來，所以並無火藥焦痕；再從室中找不到第二枚槍彈這一點瞧來，可知並是一擊即中。倘使兇手是個替者，恐怕萬難有上這樣的一個成績吧？

然而，譬如說，如果一個不相識的女子，以治病爲名，請醫士施以例行檢查。這個感情敏銳的女孩子，已深受這殘廢者過分的蠱惑，當醫士迴身過去，她即從皮篋中取出這槍來，並把槍機按動……

不久，他們的公事車，已停在比爾辯拉得城市中心區一家旅館之前。他們下車之後，即匆匆而入。到了問訊處前，即向管事者以徽章相示，並詢以：「福羅蘭·馬華特在那裏？」

「八樓十一號。」

他們走出升降梯，即沿著甬道走去，到了八一號的門前，探長即用手在門上叩著。

一個女孩子的聲音，帶著緊張而驚恐的問：

「你是誰？」

「警察署。快開門。」探長說。

在這裏，她那喘息之聲，連得在戶外都可聞到。又繼以短促的談話聲，却聽不清楚是在講些什麼。然後聽她以指彈著鑲板，說：

「且待片刻。」

此下，便又寂然了。半晌，忽聞一聲哀號，嚶然直刺他們之耳。於是，他們不免着起急來，即以肩抵門，破門而入。

美里·馬華特蜷身成一堆，仆在地板上，一手伸出，旁有一瓶。一個男子，則倒身在一張椅子中，他戴著黑色目鏡，一根手杖却放在旁邊。他們很快的，將這一男一女檢驗了一番後，探長即拿起電話筒來，說：

『快放一部救命車來，有一個女子已是中了毒。並向警士報告，有一個男子已是死在這裏了。』

美里·馬華特不久也即死。臨死之前，却向他們承認，實是受了比託辣斯之蠱惑，不恤做上一個犧牲品，依照其所定之計劃，將施開利醫士殺死，代他除去這愛情上的仇人。而其中的一切細情，正和這二位偵探所構成的理想，可以不謀而合的。

美里和比託辣斯，是在出案的那一天，由愛雪琦來到石巴加。比託辣斯獨自個兒留在旅館中。美里却隻身前往施開利之診所，伺得機會，一發而中的悄然返寓。至他們的得脫逃而出，更是很簡單的一樁事，你想一個弱女子扶著一個替者行走，怎會有人向他們來盤問呢！然而，他們早已互相約好了，倘不幸而爲官署所獲，誓當雙雙同死，決不獨活。

當本案結束之日，距離這第一次世界大戰之閉幕，已有十四年了，想不到這戰神還在肆其毒燄的。探長克利柴克不禁嘆道：

『世界雖已和平，一切禍患還在開始呢！』

蜘蛛網與殺人案

菲西門著
黃華譯

在很熱的一個星期日早上，忽爾吉尼亞上一個絕日勢力的政治家，曾在卡祿斯做過三次市長的薩繆爾·麥克扣，高呼大叫的，從家中奔出來，說是他的妻子有上了很可怖的一種遭遇。

的確，這是非常可怖的，麥克扣夫人已遭到槍擊而被害了。最後，警察長湯姆，洛勃

生，方從這滿面被血，快要瘋癲的那位市長口中，知道了本案的經過：

「我們剛從禮拜堂中回來，到了臥室中，我正僕下身去，要把皮鞋脫去，忽在鏡子中瞧到了一個人影子。祇聽得我妻仰驚呼起來，接著這是一聲槍聲。我忙仰起身來，却瞧到了執着手槍的一個傢伙。此下是如何情形，我可有點模糊了。但待我知道了臉上已是染有血，心想大概我當時會和那人格鬥一番的。於是，又聽得了擊碎玻璃之聲。當我奔至廳堂中，却瞧見那人的一個背影，正從後室他所弄破的一扇窗中爬了出去。」

警察長便把這扇窗子檢視上一會。當他走了過去，又向別處巡視之際，却給他的部下隱隱瞧得，在他的眼光中，含著夢幻似的一種神氣，顯得他正被陷於很深的一種疑惑中。

一會兒，又在屋中給他找得了染有血跡的一根棒球棍，已是放過一彈的一枝手槍，更使他的深思之狀爲之增加了。由這槍上所發出的火藥氣，知道它正開放得不久。而據市長說來，這槍並不屬之於他。

洛勃生對於這市長的私生活，開始加以偵查了。復和本市忽爾吉尼亞大學的一位昆蟲學教授，給學生們呼爲「甲蟲專家」的，有上一番談話，然後，然後又回到出事處，再把這窗子檢視了一番。於是，他把市長麥克扣請了來，很嚴肅地宣布著：

「薩姆！是你殺死你的妻子的！」

市長的臉上不禁瑟瑟地一紅，在這上面，也就把他的內心表現出來了。當同警察長注視上一眼，又搭訕地說：

「湯姆！你當知道，我和你固是很要好的，但在如此重大的一個事件中，你總不該和我

再打什麼哈哈吧！」

「我並不同你打什麼哈哈，這在你也是知道的。確是你殺害了她！」警察長說到這裏，忙作上一個手勢，叫對方不必攙言，便又往下說。「我已是偵查出一切關於丕脫·漢特雷夫人的事情，你是有想娶她之意呢。」

市長很輕蔑地在鼻子內哼了一下，又大聲嚷著說：

「這在你或者也偵查得並不錯，但是這豈即能說是我所以要把她殺死麼？你總該瞧見，我臉上是受了傷，你總又該瞧見，那兇徒把玻璃打破，爬身出去的那扇窗子。」

「你並沒有受傷得如何重，據醫生說，祇是很小的幾條傷痕，儘可由你自家裝點而成。而這兇徒也並沒有從窗中爬身而出。」警察長即向他反駁着。

「沒有嗎？那又是誰幹的？」市長再向他挑戰。

「沒有別個人，祇是你殺死妻子以後，又由你自家把這玻璃窗敲碎罷了。」

「湯姆！你說話應得注意些，無論如何，你不能證實這件事！」市長向他來上一個警告。

「然而，我却是能夠的。我敢再向你說一句，你決不會瞧到有人從這窗中爬了出去的。因為在這窗子的外面，有一個舊結的蜘蛛網，很清楚的懸掛著，一點兒都沒有破。」洛勃生說。

在這裏，這市長顯然的搖搖欲仆了，然也祇是片刻間的事。

「你怎能證明這是舊有的？而不是於兇案發生之後新結成的呢？」他又問。

「在這蜘蛛網的上面，還有不少的死蒼蠅。經上昆蟲學教授的證明，它們已死了有好幾個星期了！」這是洛勃生的回答。

一九〇五年一月二十日，麥克扣在列起孟的監獄中，被執行絞刑；當然，是用繩子將他絞死的。由此看來，這些七繞八曲的蜘蛛網，很可作他受到絞刑的一種象徵呢！

三人行

一 開端

約翰·茶伯著
黃華譯

海洋噴泉傍的海灣山旅館，面臨密士西比河，占地有四畝之廣。正屋爲上層樓的大廈，大會堂及餐室皆在其間。四旁有寄寓的別墅不少所，而以四通八達的馬路聯絡之。

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八日之下午十一句鐘，有一黑女侍，到一所別墅中，去勾當日常之灑掃事務。她在門上叩了一陣，却不見有人答應。

她只好自家走了進去，由起坐室而臥室，而浴室。在床上，她見有婦女的襯衣等等脫卸了去在那兒。在地板上，放有一雙薄底鞋，把絲光機團捲著塞在中間。在桌上，有一隻小旅行提篋開啓著，中間有上一些婦女衣裝及零星用品。

這女侍不免惶惑起來了，據她所知，在這上一夜，有一位來賓密昔司阿拉司·強生來投宿，在循環簿中登記著，此刻應該還在那兒。

浴室的門却還下鍵著，她走了過去，輕輕叩門，却無人答應。她祇好硬把這門撬開，一

望之下，卽又把門闔上，奔至正屋中去報告。

『那個密昔司強生，她已死了！』她呼著說。

於是，經理，書記及侍應生等，皆匆匆奔往那面別墅中。他們發見阿拉司·強生之屍體，一半在浴盆中，而一半却在浴盆外。頭上有上很深的一道傷口，這血流下來，把她的一頭黑髮纏結著。臉頰上及頸項上也都有血凝結起來。

一個電話打到海洋噴泉那兒去，請那地方裁判長密拉到來。同時他也是傑克生州的代理執法官。他查明被害人已死，顯然是給人謀害的，便又打上一個電話，給派斯卡高拉的執法官牛門。

四十分鐘內，密拉同了驗屍官范兒司到來了。後者卽把屍體移了去，却在這屍體的下面，找得了一具染有鮮血的螺絲釘旋。

『她是爲一些笨重的器具所擊，但這個螺絲釘旋却不是的。』范兒司博士說。

牛門及密拉在這屋子中巡視了一周，最後，却在起坐室中的地板上，找得了一個鐵錘，在這鐵錘的頭上，有血跡凝結著，還有不少烏黑的頭髮雜在中間。

據驗屍官說，這被害人已是死了有十二小時，或至十五小時之久了，照此推算起來，這行兇的時間大概是在午夜十二句鐘左右，或者還要早一些。

二 準備結婚

據旅館經理對執法官的陳述是如此：在上一日——二月廿七日約在下午九句鐘的辰光，

密昔司強生同了一個男子，來到海灣山旅館中，要賃二間分開的房間。瞧那旅館循環簿上所簽的名字，這男子是「H.」白克。

爲了他們要求這二間房間須聯在一起的，乃把他們支配在靠左翼一帶別墅的客房中。

「此後究有上如何的遭遇，我想，在這裏我們的侍應生，一定能對你說的。」經理說。這個穿制服的黑人，把頭點了一點，表示著同意這句話。當在牛門催促之下，他便述說出如何把冰水送到那男子的客房中去，當經那男子向他請求：「可有什麼東西，給我把鞋子中的那枚針拔出來。」

這童子乃給他取了一具螺絲釘旋來，但白克却說是不夠重，他很清楚表示出他的意思：「最好給我一個鐵鎚」

這侍應生因而走到賬房中去，他知道在那兒藏有匠人用很重的一個鐵鎚，即取了又回向那面別墅中。却遇見白克拖了一雙拖鞋，站在馬路上。

「這很是合手？」他看了一看這鐵鎚的分量說。即取了走入室中，並給了那侍應生半元作賞金。

就此事看來，難道白克把密昔司強生領到這旅館中來，就是要把她謀害嗎？抑是確有一隻釘在他的鞋子中，後來爲了有上什麼爭執方發生這犯罪的事情呢？這雖一時尚難有所決定。不過，爲了取得這螺絲釘旋及鐵鎚，却加強了白克謀殺的意思，那是毫無疑義的。

當那侍應生取得這鐵鎚後，即無人再見到那男子和婦人，也並未聽到有什麼紛擾的聲音。而在這一帶別墅中，除了白克同死者外，並無其他的旅客，所以要找到什麼證人，這在

牛門瞧來，這希望却是很少的。

白克的客房中，已是空空的了；但沒有一個旅館中僱傭的人，能說出他是幾時離去的。據他們指點出這情形說，如爲了旅客從別墅中進出，並不必經當正屋的總門，這原是有其可能的。

但是，已經牛門探得，白克及密昔司強生的來到這裏，却是從十哩外的別樂石，乘坐街車同來。却沒有一輛街車，曾把那男子載回去。

他知道可從街車御者的口中，探訪出關於兇犯的一些情形，所以，已給他探得白克年齡約在三十左右，身高五呎八吋，體重一百四十磅，穿着棕色的衣裝，黃色的皮鞋。

雖是這男子所住的那一組房屋，已是給女侍們完全打掃過了，但在牛門，仍希望可有一些些的指印獲得。

他打電話到別樂石警署告以關於本案一切的消息，而吩咐他們趕快行動起來，去搜尋這個已失了蹤的白克。並把別樂石警署長魯意斯·恩戡拉特，偵探歐耳·衛石兒及亨利，柯克，——他們都是極有經驗，辨認犯人的專家——傑克生州檢察官麥克英吐西都召到這旅館中來。

衛石兒及柯克，立刻把這兩組客房的內部，開始檢視著。恩戡拉特及麥克英吐西，則把旅館中的所有員役，一一傳來詢問，可是毫無什麼新發見。

於是，又在死者所住的房屋中，開始搜尋起來了。但他們却是十分失敗，竟找不到一些金錢和首飾，即在手提篋中，也沒有一個錢貯放著。

「盜竊是本案的動機，這是毫無疑義的。」恩戴拉特指點了出來說。

在那旅行袋的檢視下，却給予了他們以許多重要的消息。在這中間，有信札，有名片，還有一張戰時公債票，却發見死者爲騰佛城之密昔司李諾披絲，而非密昔司阿拉司，強生。所有信札，都是由駐紮在別樂石附近開斯拉陸軍隊部之軍曹亨福特·卡特威而寄來的。發見到密昔司披絲和卡特威而即將結婚了，所以，她由騰佛而到密士西比這方面來。

「所有這些信札，足以使我們明瞭這全部的祕密了！」恩戴拉特說。

署長這句話的意思，牛門是完全懂得的，他以爲密昔司之離開騰佛，大概就是爲了要來和這軍曹結婚，他們以假姓名註冊，一同住在這兒旅館中，或者對於他們的結婚要保守上一點祕密吧。

「於是乎，他們爲了一些什麼，翻起臉來了，他即拿起鐵鎚來打他，這正同白日一般的明白！我們現在沒有別的事可幹，祇消把卡特威而找到就得了！」這執法吏說。

裁判長密拉却向他指點出，這個喫白克的男子，並沒有穿軍服。牛門却把它來揮之於一旁。

「有許多的兵士，爲了特別的原因，却是穿著便服的。」他說。

這女侍雖把白克所住的屋子，已是打掃清楚了；但經衛石兒及柯克的努力，仍給他們在屋中各處找得不少的指印。更當大書特書的，還在這鐵鎚的柄上，給找得了很清楚的三個指印。

三 軍曹證明無關

署長恩戴拉特說，他當担任下逮捕卡威兒的事情，這位新郎恐怕仍在開斯拉陸軍隊部中。

牛門及麥克英吐西，想要普遍查問一下，有什麼人曾見到白克的逃走，所以仍在旅館中留下來。不過，牛門却指派密拉作代表，去處理關於卡特威兒的逮捕事宜。

在恩戴拉特的請求之下，開斯拉陸軍部隊中之權威者即把卡特威兒囚禁起來。

當他一聽說這兇案中的受害者，恐怕便是他的未婚妻時，不禁爲之大大震動了。但他在最初還不了解這情形之嚴重，最後，方從軍服中取出二張電報來，交在恩戴拉特之手中。

「這是李諾昨天拍給我的，說她即將抵達別樂石，叫我去迎接昨晚七時十分到達之公共汽車。但是，這電報直至今天早上我方始接到，我當然不能到公共汽車站上去接她，昨晚自也無和她保持接觸之可能了。我不知道這白克究竟是什麼人，也不曉得李諾爲什麼要和他一起到旅館中去，或者是爲了她無處可去，而此人恰恰要向那邊旅館中去投宿，所以就將她一同領了去。」他解釋著說。

卡特威而又更進一步的宣說著，關於出事之時，他是並不在場，且也絲毫無關，這是有上很完全的一種證據的，一是在星期二的晚間，他並未離開過這隊部中，二是這電報直至星期三早上方接到。關於這二者，都有他的上級官長可以爲之證明的。

據他說，他是坦納西州的一個土著，他和密昔司披絲在騰佛遇見，是在他担任下這海外

工作之後。一至本年正月，他却派遺到這兒陸軍部隊中來了。自從在騰佛離別後，他們仍不間斷地兩札往來，因向她露著求婚之意，她即接受下來。

關於他這未婚妻的被害，據他可能的推測，唯一的動機大概是爲了她有錢攜帶著，他曾把旅費匯給她，所以在她的身邊，所攜帶的說不定有二百元之多。

在這裏，他的清白無辜，完全是證實了。他又自告奮勇，願去辨認這屍體。於是，便伴同那些官吏，去到殯殮館中。當他一見這屍體之後，不覺很悲戚的點著頭。

「不錯，這是李諾！」他肯定著說。

牛門和麥克黃吐西在海洋噴泉方面，並獲不到什麼新發展，因又匆匆到別樂石來，却聽到了卡特威而與本案無關的消息。當即開上一個會議，因決定下，有上三條路線，他們可依之而進行的。

「第一、我們已取得這指印；再加以我們已知道白克同密昔司披絲是同乘一輛街車來到旅館的。而最佳的線索，還在昨晚七時十分到達別樂石，那輛公共汽車司機人的身上。據我猜想，死者一定就在這次旅行中和兇手遇見的。」恩戴拉特說。

於是，恩戴拉特和密拉，即同到公共汽車公司中去接洽上一番，俾可探知這司機人的姓名。不過，署長却先派偵探柯克及警士魯意司·落斯梯到城中各街車站頭上去，要把送這一雙兒來海洋噴泉的那個車夫找尋到。

衛石兒則接受到命令，去把那指印放大起來，和本地指印備查冊——關於人民一類的和關於軍隊一類的一一的核對一番。

恩戴拉特和密拉的幸運總算很好，那個司機人保兒，戴綬脫，在把那公共汽車由紐渦倫斯開到別樂石後，休息了二十四小時，在正將重行服務之前，却給他們在和運河相離不遠的一家小旅館中遇到了。

「當然，我把這個婦人記得很爲清楚，她從紐渦倫斯上車後，一路上卽和三個男人在一起。她會說起她的到這裏來是將和一個兵士去結婚。」

「我敢很決定的說，這三個人她以前都不曾認識過，因爲他們是從上車以後，由談話之中而熟了起來的，於是她便和他們一路的說笑著。」

「他們每人都攜有一具六絃琴，大家輪流的唱著歌，有時還合唱著。我記得他們對於那女子的行將結婚曾加以媵笑，在將抵別樂石之前，其中一人還唱了『兵士最後的書信』的一支歌」。

「也會知道他們的姓名嗎？」恩戴拉特問。

四 其一是在海外服務的

「一個自稱爲『阿根歲司·別兒，』或者至少是在一支歌中這們唱著，究不知是不是他的名字。」

那第二個，經他自家告訴那女子，說是喚作傑夫·哈能。那第三個比較的安靜一些，但不時的拿出一瓶酒來，讓大家飲著。祇有那個女子却並未把酒沾唇。那司機人搔搔頭皮說。

「所有三個人都是直至別樂石方下車的嗎？」

「是的，他們同那女子一起下的車。之後，我把車開往車廠中，所以不能知道此下的情形。」

「他們穿的什麼衣服？」恩戴拉特把上面的問答記下後，又問。

在這裏，却使戴綾兒露出爲難之色了，因爲對於他們的衣服，他却並未注意過。

「但是三個人都是穿著便服。我並聽得有人說其中一人是從服務海外回來的。但却弄不清楚是那一個說這話。」他說。

據恩戴拉特的意見，這個人既是沒有穿得制服，或是受到遣散而歸來的。

「我以爲不然，因爲我又聽到他說，下週仍要回到他的船上去服務。你要明白，我是背著他們坐，祇在偶然的機會中，可從鏡子中瞧到他們而已。所以不知道究竟是那一個說這話。不過，僅知道這個「阿根歲司·別兒」唱了不少支的歌，他好似熟諳各種的歌詞。」戴綾兒又說。

這司機人的話即此而止，此外他不能再有所貢獻了。因此，恩戴拉特和密拉又回到這公共汽車終點的站上來。

「哈！三個傢伙都攜着六絃琴！我却已得到一個暗示，其中定有一個奏著殺人之曲呢！然而究是那一個，這却是我們所應研究的一個問題了！」那位警察署長不禁在深思著。

當下，他又對密拉說，在這站上的四周，定有人可以供給上一點消息，說出這三個携有六絃琴的傢伙究竟是往那裏去了的。譬如說，倘然他們要到沿這海岸再遠一些的地方去，不是

就得購買車票的嗎？

可是，一經詢問之下，這站上的售票代理人，並未售過任何車票子攜有六絃琴之少年人。依此而言，這公共汽車中的三位旅客，大概還留下在這別樂石，沒有向別個地方去得吧？

在這站上許多汽車公司中的員役，也經他們詢問過了，好像在他們三人行入本城以前，已將這樂器擲入密士西比河中了，所以，並沒有一個高視闊步的音樂師給人們見到呢。

『好的，這三個攜有六絃琴的傢伙。並未失蹤呢！我並相信，戴綬兒說的是實話，大概他們一出站外，就跳入街車中去了吧？』他對他的同伴說。

於是，他主張回到署中去，且瞧瞧柯克和落斯梯究已有上怎樣的成就。馬上就給他們發見到，後者却已有上相當的一點成就，可說是此行不虛。

原來：這二位公務員已把一個街車御者名叫喬治·哈黛的拘禁起來，他承認曾把一個自稱白克者和一位密昔司披絲，送到這海灣山旅館中。

『你把他們都是從車站終點載了上來的麼？』恩戲拉特問。

『不，讓我把詳細情形告訴你。』這街車御者把頭搖搖。說：『大約在那晚八時十五分的時候，他從火車站送一個女客回家，她坐在前面的車座上。當行經玫瑰街及哈華特路間之站頭時，有一個男子奔了來，招呼他把車停下。』

『送我到公共汽車終點的站上去。』那個男子說。
『待我先送這位夫人回家。』他指著那個女客說。

那個男子便爬上車來，坐在後面的座上，取出一個酒瓶來，向他們問著：『朋友們也要喝一點酒嗎？』

那個女客和御者都向他謝謝，他卽一個兒獨飲著。

到了最後，那女客已下車而去，那個男客又吩咐著說：

『請你儘快載我到公共汽車站終點去，我還要招呼一位女客上車來。』

五 一小時的相隔

到了車站的終點，着哈黛在那裏等候著。幾分鐘後，那男子果然同了一個少婦到來，叫她載送他們到海灣山旅館去。他付給哈黛的車費是三元五角，哈黛要他再增加一些。

『這已是很夠了，我以前曾到過那兒的。』那個男客說。

御者的陳述至此而止，但他還特別指出一點來，這一雙男女並不像是什麼十分稔熟的朋友。

『這傢伙也攜著一具六絃琴嗎？』恩戴拉特問。

『除了酒瓶之外，沒有旁的東西。』哈黛搖著頭回答。

恩戴拉特，牛門及麥克英吐西三人，把從載綫兒和哈黛那裏所刺詢得的消息，細細地研究了一下。在這裏，却有一點是顯然可見的，定是在公共汽車中遇到死者那三個傢伙中的一個，爲了她不能和她未婚夫保持接觸，因而把她騙到旅館中去。

但當那公共汽車的到達站頭，和搭上街車前往旅館，這中間大約有一小時之相隔。莫非

在這一小時中，那女子都在那邊等著白克嗎？而白克或者會到玫瑰街及哈華特路附近一帶的什麼人家去，而把這六絃琴丟下在那兒麼？

據他們三人的意見，這案中的情形大概是這般。而照此說來，這個兇手必是一個本地人了。不過究竟是那一個？——是那個自稱爲「阿根歲司，別兒」的？還是喚作哈能的少年？抑是靜靜的拿出酒瓶來飲著的那個傢伙？

哈黛曾述說過那個男客的狀貌，至多不過二十三歲，穿了一套棕色衣服，黃色皮鞋。在這裏警署中却不免覺察到，旅館中人對於那兇手的年齡，或者估計得太是大了些。

把和那死者在公共汽車中遇見的那三個傢伙一起都找了來，這是現在所必要的；不過，如何的去找尋他們，什麼地方去找尋他們，却使這些個權威者開始遇到困難了。

「我們隨處都可進行這偵查的工作的，所以，這三個傢伙中的那一個喚作傑夫，哈能的，我們爲什麼不能假定它是真確的呢？倘然他又是居住在這裏的，我們要去找尋到他，就毫不困難了！」恩戡拉特早已想到了一個意思，即對其餘的人這們說。

牛門把頭點點贊成他的計畫，即去拿了一本電話簿來。回過身去向著恩戡拉特說：

「如今我們就可把這工作進行了，在本城中，共有二十個哈能。」
「且瞧瞧可有住在玫瑰街或是住在哈華特路的。」署長靠近了他說。

「在哈華特路有一個，在玫瑰街的西首約有二段落。」牛門用手指點着一行說。

恩戡拉特因而想到，這嫌疑犯大概是走了，二段路，方把這街車雇到的。於是，他派柯克及落斯梯，去把住在哈華特路那個地址的傑夫·哈能捉了來。

「倘然這個是不對，我當再差人去，把另一個哈能再行試上一下。」他對執法吏說。當下，又如何去緝拿這其餘的二個傢伙，也討論了一下，又給恩戡拉特想得了一個主意。

「據那司機人對我說，這「阿根歲司·別兒」熟諳各種的歌曲，照此而言，他或者是一個職業的音樂家，而受到聘請前來這裏的。我們今晚祇消到各娛樂所在去巡行一遭，看看他是否在那裏。」他說。

這署長又增加一點意見，他當去和公共汽車公司方面接洽一下，把戴綬兒討了來，如此，有他在一起，就可隨時把那嫌疑犯指認了。

柯克及落斯梯很快的就回來報告，在哈華特路那個地址的方面，並沒有叫傑夫·哈能的。因此，署長使把電話簿中那一頁扯下，把所有那幾個哈能，給他手下的幾個偵探分配一下，著去一一加以詢問和調查。

中間，衛石兒已把這鐵鏈上的指印，去和他那裏的指印備查冊核對一下，却查不出有相符者。因此，又立刻打電報到傑克生州警察署及華盛頓聯邦調查總部去，請求他們也代為查對一下。

恩戡拉特遍發警報出去，着把出事那晚的各公共汽車和各火車，都密切地注意一下。他把這嫌疑犯的年齡，改為二十二歲。關於其他各項，却都依照著旅館中人的陳述，而務求其近似。

同時，他的一班部下，也在別樂石各家酒排間和其他娛樂的所在，不斷的梭巡著，要

在這人口約近一萬八千的一個城中，尋覓一個身穿棕色衣服，取酒瓶。作鯨飲的青年，因為照他們想，還有那一個傢伙，一定是嗜酒如命的。

六 一個嫌疑犯捉到了

有二個青年，跟那個嫌疑犯很是相肖，因把他們帶入署中來。可是，戴綬兒却認為二個都不是。此外，在這出事的時間中，他們都有很好的供詞。足以證明是無關。因此，又把他們釋放了。

偵探柯克，對於本地的各娛樂所在，他是知道得最為清楚的。因和他的署長談論一下，這一「阿根歲司·別兒」可能的去處，倘然他是一個職業的音樂家而欲獲得工作的話。

「照我的猜想，或者是刺雷司，村兒牧童的歌唱家，常常到他們那兒去奏技。今晚我當同了戴綬兒，到那邊去瞧看一下。」他說。

恩戴拉特贊同他的行動，即着他照此進行。一壁却靜待找尋海倫的那些偵探們回來報告。最初很是使他失望。但在五句鐘左右，他部下的兩名偵探，却帶了一個青年進來了。

「這是傑夫海倫，他同他的家屬一起住在恩卡特的地方。」他們對署長說。

恩戴拉特對這嫌疑犯看了一眼，見他穿著棕色衣服，黃色皮鞋，同時又見到他修飾得頗為整齊，並有著波浪紋的頭髮。

海倫承認，那晚他攜了一具六絃琴，由紐渦倫斯乘了七時十分的公共汽車到達，確是那三個少年中的一個。最是湊巧不過的，三個人竟攜著同樣的樂器。

他對於這一件事，並無什麼意見，祇對署長說，有很少的幾個少年旅客，他們不是攜著六絃琴，便是攜著四絃小琴的。這種情形署長也很爲明白。

海倫更承認，他曾和密昔司李諾·披絲在車中有過一番周旋，但他在那時並不知道她的姓名。一到站後，即逕直回到家中去，和他的家屬進著晚餐。

「而且，我一個晚上都沒有出去過。」他又聲明一句。

署長因向他指點出，他不但和那殺人嫌疑犯的狀貌相同，更是穿著棕色衣服，黃色皮鞋。

「但是，這是我在昨天方換上的，那天我却是穿著黑色衣服，黑皮鞋。」他却是這般地回答。

署長乃對他說，暫時須將他拘留著，俟調查清楚後再講。可是，那少年却像似毫不在意，因據他說，不但他的家屬可證明他的供詞，還有那晚偶爾走進他屋中來的人，也可給他作證。當下，他把那些人的姓名都開了出來。

恩戲拉特頗相信他爲無辜，但未經證實之前，却不能接受他的供詞。照情形講，當他幹下殺人之事，從出事地點逃出後，儘有預先安排下一套供詞之可能。然而他倘然真是有罪的，這指形却不能輕輕放過他。

就在同一天的晚上，柯克同著戴綬兒，一起走入刺雷司去，這是別樂石下城最著名的一個酒店。一個長身玉立的少年，坐在台前，彈著六絃琴，正在奏著一支很流行的歌曲，叫作「牧童的悲哀。」

「這就是「阿根歲司·別兒！」」戴綬兒一見，即握著柯克的臂，低低地說。就不說這話，這偵探也早已疑心到他了，當走到台前去，靜待別兒把這支曲奏完，方把他叫了過來。

當柯克把本案犯罪的情形向之一說，並說明他是與之有若何的關連，直急得這阿根歲司·別兒「臉色立時泛白了。

「我沒有幹過這樁事，但在昨晚究幹過些什麼，却也舉不出供證來，因為我還初至此地呢。我在刺雷司工作，還是今晚開始，就實而言，我剛一登台奏技，你就前來逮捕我了！」他慌亂地說著。

他復又說，他昨晚在別樂石各處兜了一陣，方在刺雷司附近的一家旅館中，開上一個房間，但爲了人地生疏，却舉不出一個人來，可以給他作證一下的。

「很好！你的指印當可說明其一切。如今且回到署中去，瞧瞧他們究是如何的說法。」柯克對他說。

在無可奈何之下，別兒祇好離開這酒店。柯克却對店中經理說明這情形。他們因向別兒囑咐著，祇要他能把自己家刷清，他們仍把這個位置留給於他的。

七 三去其二

這天晚上九句鐘，海倫及「阿根歲司·別兒」——他的真姓名是阿兒夫·恩辯司，由於這鐵鏈上取下來的指印，證明他們都是無辜而被釋了。何況，海倫的供證，尤同鐵一般的確

鑿而可靠。

「我們已連續的擊了二下了，但照規例言，仍給我們留下了第三擊的一個機會，在這一次或能較好些，而可以得心應手吧。」恩戴拉特說。

牛門因向他指點出，現在留下的唯一嫌疑犯，大概祇有拿着酒瓶的那個傢伙吧。但署長却把頭搖着，像似不贊成這句話。

「這是非必需的。密昔司披絲在搭上街車以前，曾在那車站終點消磨上一小時，儘有時間可以打上不少電話，招上一些什麼人到她身邊來。所以，那第三個同車乘客，仍可同小兒一般的清白無辜的。」他很驚人地說着。

但牛門又給他指出了一點來，死者是由騰佛來此，在這別樂石地方像似沒有什麼人認識呢。

「這是我們要向卡特威而去詢問一下的，我當派柯克馬上就到闞斯拉隊部中走一遭。」署長向他回答着。當這偵探既是派出以後，這些個權威者除了失望以外，並不會遇到什麼事。在公共汽車中及火車中，並蹤跡不到這個穿棕色衣服黃色皮鞋的青年。即在城中各娛樂所在，也找不到與之相肖的人。

於是，卡特威而又來把恩戴拉特所持的那番理論，擊成了一個粉碎。因為他是這般地說，據他所能知道的，在密士西比這一方面，沒有一個人認識她。

「她有一次曾對我說過，在她的一生中，從未走出騰佛之外一步。他記憶起來了對著柯克說。

這晚，署長睡在床上，又把這全案的情形，在胸頭重溫一遍，他迴想到這出事地點一切的情形，又想起了和戴綬兒及其他的人一切的談話，最後却給他找出很脆弱的一根線索來。

接着，他又繼續地想上去，要對於這個問題找到一個可能的答案。次日早晨，却對牛門說起這件事情來。

「戴綬兒曾說過，他們其中的一個，曾說起下星期將回到他的船上。在這裏，却給我猜想到一點，他倘然是一個水手的話，決不敢不穿制服，旅行到別樂石這一方面來的。」

「那廢，照着這番情形，他說是在海外工作的，究竟是怎樣的一個意思呢？他必定是商船上的水手。因為尚有幾艘自由商船在紐渦倫斯裝載貨物。」他對這執法官講明這一點。

「你這個意思大概有點對的。」牛門的眼睛不覺發亮起來了。

「就在這兇別樂石的地方，便有一上一個商船水手登記部。倘然這兇手是個商船水手，——我想他定是這般——那祇要再以住址在玫瑰街及哈華特路一帶作線索，我們定可把他查得呢。我還獲得一個暗示，在他搭上街車，再去和死者會見之前，一定回到家中去過的。」恩戴拉特又往下說去。

他們去到商船水手登記部，着把從別樂石前來一般青年一部份的登記冊拿出來，經查得住在玫瑰街或哈華特路或是有親戚在那附近者，共有三個人。

於是，他們開始進行起來了，在半小時內，查明其中二個與此無關。

「這第三個，安特渥特·夏潑·薄水琪，出生的所在是開列渦兒，特把他舅舅約翰·奎爾雷在玫瑰街的住址開列於上作為通訊處。」恩戴拉特說。

在玫瑰街很是合宜的一所住宅前，門上綴有奎辯雷氏的一塊戶牌的，他們去把門鈴掣動着，便有一個穿着襯衫，胖胖的人兒把門開啓。

「我們是找尋安·渥特·薄水琪的。」恩戴拉特對他說。

「署長，他不在這裏。他幹錯了什麼事吧？」他認出是警署中長官便這們說。這兩位官長便向他詢問，最近他和薄水琪晤見，是在什麼時候。

「兩天前的一晚，他從海外歸來，向我們作上短短的一次訪問。他並帶了一瓶酒來，我們夫妻倆因同他吃了一頓酒。」那個親戚回答。

八 把六絃琴留下

「可曾說他是往那裏去的？」恩戴拉特問。

「他這個人很是奇怪，每次一來到這裏，就像似匆匆地又要走了。那天我還記得他有一樁可笑的事情，乃是向我借了一個鏈去，要把他鞋中的一枚釘取了去。」奎辯雷回答。

「他有什麼東西留下來嗎？」恩戴拉特問。

「他把一具六絃琴留下，說是待他回來再取去，讓我給他保存着。」

「他還要回來的嗎？」

「是的。他的妻子在瑪別兒，他說要去瞧看她一下。」

當署長向他問及那具六絃琴，他即取了出來。直到現在為止，他並沒有詢問過，署中對於薄水琪為何要如此的注意。迨恩戴拉特告訴了他這情形，駭得他幾乎要跳起來了。

「這小畜生！怎麼會是這般的！」他在罵著薄水琪。

在他喘息略定之際，又開了個地址給署長，說在那兒或許可找得一些關於薄水琪的消息。

「他有一個堂兄在卡萊渥特街，那晚他既不回到這兒來睡，所以他大概是上那兒去的。」這位舅父說。

二位官長向他致謝了一聲，即取了那六絃琴，告別而出。在他的堂兄那兒，又獲得較多的消息。

薄水琪是在二月二十七日的晚上十一句半鐘到達那邊的，有上相當擾亂的樣子。便在那邊宿下。第二天起得很早，說是要搭公共汽車前往阿兒白麥。

「我不是上瑪別兒看我的妻子，就是到培耶臘培曲祖母那兒去。」他對密昔司哈勃脫說。但據他堂嫂的意見，他決計不會上他妻子那兒去的，因為在他充當商船水手以前，他們早已離異了。

恩戴拉特便打了一個電話，給培耶臘培曲的警察署，說是如找得薄水琪在他祖母那裏，不妨就加以逮捕。一小時後，他接到了瑪別兒代理執法官李·克勞司的電話。

「我已把你所要的人拿到，拘押在獄中了。」克勞司向他說。

於是，他們去把這個犯人解到別樂石來。薄水琪是一個瘦削臉兒的少年，衣袋中有上一大捲的鈔票，他承認是從密昔司披絲那兒取來的。

他從容不迫的承認他的罪狀：他告訴在公共汽車中所遇見的那個婦人，叫他等候著在那

兒，她正設法要和卡特威兒通電話。於是，他向她貢獻一個意見，不妨且去旅館中宿上一夜。

「我會瞧見她袋中攜帶有一大捲鈔票，所以我決意要把它取出來。我曾在海灣山旅館住宿過，因此對於那邊的出路我是很爲明瞭的。」他說。

他又述說到，先到奎爾雷的屋子中去，把這六絃琴放下。又想要設法把鞋中的一枚釘取出去。

「但一時不能就取出，也就罷了！因爲已給我想得了一個意思，可以藉此爲由，向旅館取得一些器具。」他又承認着說。

當他在密昔司披絲住宿的房間中出現時，很使她吃上一驚。

「我並不欲殺死她，祇是要打得她昏倒罷了。但她竟向我抗拒着，我祇得被迫地又重重地打了她幾下。」他自怨自艾地在訴說著。

當他已取得這一捲鈔票後，又十分後悔起來，想把這被害人救醒。誰知這個二十三歲的婦人已是死了。他即逃出了這旅館，沿着大路，走至別樂石，在哈勃脫那兒過上一夜。

這少年的指印，查得和鐵鎚上所遺留下來的符合的。同日，又從指印備查冊上，也得了一個證明了。戴綬兒，哈黛和三個旅館中的員役，也都指認出，他就是和密昔司披絲在一起的那個人。他的字跡，經核對之下，也和旅客循環簿上所簽白克的那個名氏相同。

他又說，他把死者的小皮夾，已擲在密士西比河中，再也不能找到了。

本州檢察官麥克英吐西，召集陪審官團開了一個特別會議。當把這少年約近一千字的供

詞呈上去，並由恩馱拉特證明之。於是，一等殺人罪的訴狀立即批准成立。

薄水琪如今正在待訊中，照本案的情形瞧來，在他這一生中，恐怕不會有什麼希望了吧？

不開口的證人

能特而·克能著
黃華譯

瑪丁·奧登在秋天燦爛金黃，暖洋洋的日光下，挾著懷疑不定的心情，從這條很熟稔的道路上，緩緩地向前而進。他在這塊土地上，已不知消磨去多少悠閒的歲月了，而遊釣的舊跡，隨處都可給他找到啊。但他雖回到這故土，一點却鼓激不起什麼來，倒使他自家也在驚詫着，難道爲了他長時間在森林中，過慣了這戰鬪的生活，竟連家鄉都可忘却了吧？

不過，這是不足爲慮的，他原是不想回到家鄉來。倘然不是接到珊雷·卡脫擾亂他心曲的那封信，恐怕至今還在醫院中靜臥着，以待他這條傷腿的復元呢！爲了腿間作痛之故，使他想得到須得暫行休憩一下，因此，便在道傍的一根木條上坐了下來。於是，他又想到了帶在袋中珊雷·卡脫所給予他的那封信。她在信中究竟是寫了些什麼嗎？不期地又使他回憶到信中的那些句子；

『瑪丁！我是驚恐萬分，萬分驚恐了！祇有你方能給予我以助力的！照我想或有一部份的惡勢力，即將攬我們而去！瑪丁！對不住！請你趕快回來吧！』

在這裏，他的雙唇不由緊闔起來了。

『我的舅舅和她的父親，爲什麼恰恰成了冤家對頭呢！』他又喃喃地在說着。

他在長嘆一聲之後，復又繼續他的行程。而他在這裏，也當和在森林中一般，一切均須努力奮鬥，那是不消說得的。老實說，倘然不是有什麼嚴重的事件將發生，珊雷決計不會寫這們一封信給他的！

這卡脫氏的田莊，就外觀看來，頗帶點破敗而衰落的氣象；但在瑪丁的眼中，却看得有同天堂一般。他在這兒，可以找得和平同愛情，同時關於森林中一切陰森的生活，並可以使他忘懷，不致再記憶了！當他剛剛走近門前，忽有一犬迎之而吠，卽有一人開出門來呵止它。於是，珊雷擺動其弱柳腰肢，飛也似地前來迎迓他。她的纖髮在和風中颯動着，紅豔有同秋葉一般。

「瑪丁！哈！瑪丁！謝謝上帝！你畢竟是到來了！」她的聲音全爲感情所激動。

他的感情，自也同樣地給激動得高高的了，經他讓對方靜默上好一陣，又強自遏抑之後，方又回答着說：

「是的，珊雷！我很爲高興，我已回來了。這裏不啻是我的天堂呢！」

這時候，哈雷姆·卡脫帶着他肥重的身軀，也在門廊間出現了。

「哈囉！瑪丁！你是來到這裏釣魚的吧？」他說。

當下，瑪丁卽走過前去，同哈雷姆握着手，他的精神不覺頓向下沉了，好似在這快樂的時間中，突然給罩上一重陰影的。

「我想去探望我的舅舅，在那兒小住幾天。在這中間，或者要去釣上一回魚。」這是他的回答。

「我對於你的舅舅，實在太無好感了！去年春天他曾借給我一筆錢，現在却想要把我的田莊奪了去。」哈雷姆的臉色頓時陰暗下來，並十分痛苦的說。

同時，他又很快的迴過身去，復躊躇上一會，像似再要說些什麼的，然後突然的走入裏面，並把門關上了。

「瑪丁！我真是驚駭到了極點了！你的舅舅既在恫嚇我們，欲將這田莊沒收，但他老人家可那裏會願意！他……」珊雷的聲音原已在打戰着，說到這裏時，更是搖搖不定了，在竭力鼓動勇氣之下，方可向下說去：「他曾發過誓，他寧願將你舅舅傑生，戲能脫殺死，決不讓他將田莊奪了去！」

「我想，你還是別這般的說法吧！讓我去和傑生舅舅把這事談一下，務要勸說他重訂契約，把這押款的期限予以延長。」瑪丁握着她的雙手說。

「在本季中，這旱荒實在害苦得我們太厲害了！倘能再讓我們展期一年的，我敢向你擔保，一定能把這筆債款償清！」她回答得很快。

「你這話纔說得很對了！現在請你給我一個熱吻！我敢允許你，決不讓你再爲此事耽上一些憂慮。」瑪丁說。

當傑生·戲能脫的田莊已映入他的眼簾中時，瑪丁不覺暫行停步下來。這是寂寥寡歎索索無生氣的一個所在。前面有上一個泥滑滑的天井，却給已生了鏽的各種農具堆滿着。屋後乃是很單調的一大片荒地，却與一座礮瘠的童山相接壤。看了這些，很可作得傑生生活方面的一面鏡子，——單調，礮瘠，而毫無意義之可言。

當瑪丁用力推動那扇屏門時，不覺露着苦笑。他記得，在二年前他離開這兒時，這屏門早已有點傾側了，而很是不易開啓得。這適足成爲一種傑生式，凡是不能直接把錢取回的，他永不肯在這上面費上一些時間和精力。

最後，這屏門終於給瑪丁推開了，並穿過了那門廊，而來到廚房的門前。當他置手門球之上時，忽又立停下來了，像似疑心到有什麼錯誤的事情已發生在這兒的。然後方又振動門球，走了進去。

一盞火油燈仍還燃點着，而把一個慘澹而妖異的影子映照在室中，正好似一隻鸞鷹直附着傑生·戴能脫的後背，原來這時候傑生正欲身在椅中，而把一支臂兒靠在一張小桌子上，瑪丁最初還疑心他是在假寐呢。可是，立刻就給他瞧見到，在這襯衫的前面，有上一長條的鮮紅的血跡，這是爲了他的胸部已給很深的插上了一柄廚刀，這些血就是從那兒流淌出來的。

瑪丁木立不動者約有好一些時候，遂又給他瞧到，在這小桌之上，有已開啓的一聽小豬肉，有一部份已是吃掉了，此外，還有一壺蘋果汁，兩隻玻璃杯和一碟葡萄乾。

忽然間，瑪丁聽得有偷偷掩掩的一種聲音，起於他的背後，他忙很快的把身子轉過來，却已變爲很徐緩的脚步之聲了。同時，並見有一個人，很不安定的在張望着。此人身體很瘦，略略帶點個僕。參差不齊的鬚鬚，大概爲了嗜烟之故，已是染上了焦黃之色了。黃色的皮膚，淡藍的眼睛，合起來，成爲毫不動人的一張面孔。

『密斯脫戴能脫是……是在家嗎？』這位新來的朋友用足氣力打掃清喉嚨，並帶着尖銳

之聲問。

「他已是死了！你爲了何事來此？」瑪丁的聲音嚴厲而短促。

這人不禁立停而驚喘了，像似對於這可怖的消息，要竭力予以了解的。

「死了嗎？這是不會的！密斯脫能蕭決不致於差了我來，同了一個已死之人談話。」他在自言自語着。

「密斯脫能蕭差來的嗎？他爲了何事着你來見傑生舅舅？」瑪丁不免要究問。

「我……我叫珊瑚·施麥兒，我是給密斯脫能蕭工作的。他着我來問上一聲，我們明天何時可以開始，把那些樹木斫下來。」賽姆很不安定地在說。

「你所說及的，是那一些的樹木呀？」瑪丁有點不耐煩了。

「有一部份的樹木，是密斯脫能蕭向傑生購得的。我們頗希望能早一刻斫下來。」賽姆向他說明事實。

「傑生舅舅如今既已遇害，我想，你們這斫木的事件，祇好暫行擱置一下吧。」瑪丁說。

「我說，你可曾猜想到，是那些魔鬼把你舅舅殺害的？」珊瑚很不安定地向四周望了一會，又帶着驚喘說。

「魔鬼？這是決計不會的！在現在這些日子中，這魔鬼決不願虛耗時間來殺害什麼人，却樂見他們都好好地生存着。」瑪丁說。

「某一天，哈雷姆·卜脫曾和我談起了傑生，他說，在不久的將來，這魔鬼一定要派人來將他抓去的！」賽姆又聲音兒帶着顫在解釋着。

「哦！哈雷姆·卡脫說的！」瑪丁在此際，又突然記憶起珊雷藍睛中滿挾恐怖之色那一個事實來。

「他當然很恨着傑生這老傢伙，他是有殺害對方之可能的！」賽姆又說。

「你最好別把這些話傳佈開去吧，這足把你自家陷入於煩惱中。」瑪丁忙向他警告。

「這個我也知道，我很能守口如瓶的。」賽姆很不開味地回答。「現在我要回到密斯脫能蕭那兒去了。」

「好的，最好就請密斯脫能蕭打一個電話給本市執法官，並把這裏出事的情形報告他。」瑪丁說。

賽姆聽了這話，已是轉身要走了，忽又立停了足，回到那門廊中。

「我想，關於傑生·馱能脫和那魔鬼的事件，南·不脫斯一定能十分相信的。」他匆匆地說着。

「你這話太無意識了！她爲什麼要相信這些無稽之談？」瑪丁自要反唇相稽。

「她會對我說，傑生已和這魔鬼聯了盟了。她在最近十年中，爲她管理着這個家，她一定能知道得十分明白。」賽姆帶着勝利的神氣說。

「她竟是這般說，倒使我覺得有點奇怪了。」瑪丁帶着深思之狀。

執法官潘脫生走進這出事的廚房中時，在他的胖臉上，挾有不高興之色。

「愛生·能蕭在電話中把這個消息報告我，我很不相信它會是真的。傑生在本城雖和人家不大合得來，然我永想不到他會有這般的一個結果！」他沙啞着聲音在說。

「是的，這兒確是出了事了！我們現在刻不容緩的一件工作，就在找尋出究竟是誰幹上這事的。」瑪丁對於執法官的那種態度，頗有點兒不開味。

「我想，我們最好還是等待愛生·能蕭到來了再講吧。他說馬上就要到來。他一定能給予我們以助力，他同傑生曾處理過不少事。」執法官說。

「這或者是可以的。」瑪丁表面雖表示贊同，然因執法官顯然的欲一切都依賴於愛生，他那不開味的成分却愈增加了。

「愛生現在已是來了。」執法官向窗外望了一眼說，就那聲音聽來，像似只要此人一到，本案猶同已是得到解決了。

愛生·能蕭和執法官點了一下頭，即去和瑪丁很殷勤的握着手，並十分和易地說：

「你能從戰地回到這裏來，這是我見到了非常快樂的！不過，恰恰遇到這些事情，未免又太壞了！」

「密斯脫能蕭！我們很歡迎你的到來！你和傑生常有事業上的往來，或者能給予我們以一些的消息，可使我們獲得不少的幫助。」執法官忙攙言。

愛生很仔細的揮去了椅上的灰塵，方始坐了下來。可是經不得瑪丁一記憶起他往昔的那些惡德敗行，未免激起了一種輕視之心，而就在這輕視之中，很想設法把他打倒了。

愛生又燃點上一枝紙煙，噴吐着形成了一個圓圈，然後敲去了煙頭上的一些灰，方又說：

「不錯！我或者可以給予上一點有助於你的消息的。我向傑生購買了一些樹木，昨天在

這筆交易上，我付了他現款二千元。我曾勸他將此款送往銀行，但他却是拒絕。他那時正在大發脾氣。乃是爲了他的管家婦把火油燈加得很滿，潑出了一些火油在外面，竟使他怒發如雷，把腳向她猛踢着。」

他說到這裏，略停了一停，又想得了一些什麼的，把聲音放得高一些，繼續說：

『她當時會叫着說：傑生·戲能脫！你這般的踢着我，我一定要將你殺死，以報此仇的！』
執法官一聽此話，立刻立起身來了。

『我想，最好就去把她訊問一番。或者當愛生走了以後，她又回到這裏，實行她的恫嚇了。我瞧，這兇器廚刀，就是傑生這裏自家的東西。』他說。

『當她離開這兒的時候，簡直是有點發瘋了！她不待把潑出的火油揩拭清楚，就取了帽子，匆匆離去。』愛生又說明當時的情形。

『當你在這兒的時候，你也見傑生舅舅把這一筆錢放到別處去嗎？』瑪丁說得很慢很慢，好像一個個字都在擗動斤兩的。

『沒有。』愛生躊躇了一下方又回答。『當我離去之際，這錢還放置在桌上。其實，當南·不脫斯走了以後，我並沒有坐上多久時候的。我約好了幾個友人，在熊山旅館打撲克，那兒距離此間約有三十里路，所以我不得不急急的起身。』

『你離開這兒時，可能記清楚是什麼時候？』瑪丁問。

『是的，當我離開這兒，記得接送學生的大汽車恰恰打此經過，這是有一定的時間的，大約是在三時三十分左右。』愛生很快的瞧着他一眼後，方又這們回答。

「當時在這附近，你也曾遇到什麼人？」執法官向他攪問一句。

「是的，在這條路上去約一里路的地方，我遇到了哈雷姆·卡脫，他正向此而來，好像有什麼事要在手頭幹出的。」愛生回答得很爲快速。

「我也早已想到了他了！自從傑生要沒收他的田莊後，他正狂暴到了十分。」執法官說。爲了珊雷的幸福恐要受到什麼影響，瑪丁的話却又如箭離弦，不得不脫口而出了。

「執法官！你可忘記了一樁事，哈雷姆並不知道傑生舅舅有上這一筆錢的！知道這筆錢的，祇有二個人。一個是南·不脫斯。一個便是愛生·能蕭，最好請在嫌疑人名單中，也把他放上一個。」他很快地說。

「對於這句話，我很是表示惜慨！」愛生已一半離座而起，復又倒身椅中，洶洶然的呼着說。「你的所以要作此言，無非爲幫助你愛人的父親起見，原不足責；不過，對於一個無辜之人，竟也公然誹謗，未免過份一點吧！」

「這話一點不錯。倘然傑生不讓將債款延期，一定要將他置之死地，哈雷姆·卡脫已不知把這話說過多少回了。照如今看來，他像似在將這恫嚇之言加以實施呢！」執法官也贊同愛生的意見。

「當我到來時，這錢已不在桌上；所以，照情形着來，竊盜當爲本案犯罪之唯一動機呢！」瑪丁仍堅執着如此說。

「這是可能的，如此，南·不脫斯又不能把她輕輕放過了！傑生抵押有她的住屋，而她被迫給他工作，酬報甚是輕微，加以他虐待她有同一條狗，尤足爲行兇之動機。」執法官頭

頭是道的說。

「我對於這種無端的誹謗，我很願馬上就給自家洗刷清楚的！當這兇案發生之際，至少有三個友人，可以證明我尚在距此三十里之外。」愛生很快的向室中環顧了一下說。

「我們現在尚無方法，可以知道這兇案究竟是發生在什麼時候；所以，當驗屍官沒有將這行兇的時間加以決定以前，我勸你還是把這些證言好好的保留着吧。」瑪丁不免反唇相稽。

「關於這一點，我想你一定是錯誤了的。你瞧，這火油燈仍還在桌上燃點着，這就是當黑夜未到以前傑生尚還活着的大好一個證明。而我至少在入夜一小時前，正和友人們在打着撲克，這是可以來上一個證明的。」愛生很快的說。

「不錯，憑了這一點，你可脫身事外了！倘然傑生是被害於入夜以前，這燈決不會燃點起來的。」執法官對於愛生的意見表示贊同，然後又向錶上看了一看說：「現在已是九時三十分，我想要有上一點行動了，待我和南·不脫斯談話一番後，還得向法院中走上一遭。」

當瑪丁跟隨着執法官走出那室中時，又回過身來，向着那火油燈望了一眼，却見已在熄滅下來，原來這燈中之油已是點完了，祇在這燈心的上面，還有很暗澹的一點火光。他見到了，好似有上了如釋所負的一種神情。

南·不脫斯的住屋，祇是一間陋室而已。照瑪丁想來，倘然這兇案的發生，竟是爲了爭奪這們的一間陋室而起，未免太屬可笑！

當執法官去叩門時，有一個小女童來應門。

「祖母在床上睡着，她的腿已是受了傷，一步都不能行走得！」她向他們正確地報告着。

『我有話要問她。我想她的腿傷，或者是假裝出來的。』執法官不顧一切的說，幾乎驚得這小女童口都闔不攏來了。

南·不脫斯癱臥着在床上，看去既衰且老。決不能傷害任何一個人的。她把小小的一雙黑睛，火也似的凝注在執法官的臉上。

『你這般的闖入我的臥室中來，究竟是含着什麼意思呀？』她十分動怒地發問。

『傑生·盛能脫已是遇害了！關於這究竟什麼一些事情是你所知道的？』執法官的聲音很嚴厲。

在這裏，這老婦人的臉上不覺爲之失色了，然而同時從她的眼中又突然地露出兇光來。

『遇害，我不相信有這等事！這消息太好了不能使人信以爲真了！』她又咯咯地在說着。

『你不要太高興！你倘然舉說不出什麼好的故事來時，你就要爲了本案而遭到逮捕了！』執法官洶洶然地說。

這老邁的南，便伸出鬼爪似的一支手來，把那破爛的棉絮又揭去在一邊，露出青筋直暴的一條瘦腿，並有很可怕的一道傷口在上面。

『你瞧自從給傑生把我踢傷後，這條腿已是不能行動了，昨天午後，我好不容易纔掙扎着回到家中來！』她顫着聲音說。

觀見了他舅舅這種野蠻橫暴的實在憑據，連得瑪丁都有些不安起來了。

『在你回家來的路上，可曾遇見到什麼人？』他向她問。

『讓我想想看，有許多事情早已從我的記憶中溜出去了！』她蹙緊着眉兒，喃喃地

說，終於又像似給她想了起來了。「哦！我記起來了，將近家門的時候，恰恰和哈雷姆·卡脫遇見，他兇鷲得有同野獸一般。我敢打得賭，傑生一定是給他殺死的！他恐嚇着要幹這種事，並已是很久了！」

「很好！我想檢察官聽到了這一番話，一定要把哈雷姆·卡脫傳了來，當着陪審官之前，將他審問上一番的。」執法官說。

在這裏，瑪丁突然有的上了一個感覺：執法官這話是不錯的，哈雷姆·卡脫即將受鞠於陪審官之前，在這證據重重之下，哈雷姆將無法可以自辯，結果，不特哈雷姆個人遭上犧牲，連得珊雷和他的快樂，都要受到影響了！

「你也要我到同法院中去走上一遭嗎？」執法官向他問。

「不，我想到卡脫那兒去一趟，我希望能在這新聞傳佈以前，對珊雷說知一切詳情。」瑪丁說。

比及到得那邊時，這門半啓着沒有闔上，瑪丁不及叩門，也就匆匆的走進去。在那廚房中，並見不到一個人影子，可是却聽得有什麼人在地窖中行動着。照他想，大概是珊雷在藏放什麼東西吧，也就輕輕的走下梯子。

走到最下的一級，瑪丁却停步了，祇見珊雷正以背對着他，擬在這地窖中軟軟的泥土上，掘上一個洞。在她的身旁，却放上一個小紙包，等得他瞧清楚這包中是些什麼東西，他的這顆心不禁立時下沉了。

「珊雷：你這一筆錢是從那裏得來的？」他雖是仍要裝得若無其事，十分友好的樣子，

但這聲音却賣了他，很是帶點粗暴。

她立刻跳了起來，並很快的轉身過來。

「瑪丁！你……你真把我駭上一大跳了！」她說這話時，已是面無人色。接着，又勉強的裝作一笑說：「我把一些錢省下來，如今想埋藏在這裏，把它保存起來。」

「珊雷！你別再對我掩藏什麼吧！這錢是從我傑生舅舅那兒取來的，實是血淋淋的一種錢！我也知道，你的目的是在掩蔽你的父親，但你難道沒有覺察到，這足使你自身也要受到煩惱嗎？倘然給人家在這裏找到這筆錢……」瑪丁說到這裏時，覺得他的舌頭有些發乾了，在力進之下，方又掙出下面的這句話來：「你將要給入目為謀殺案的從犯，而遭到逮捕了！」

「倘然你對於我的父親和我，有上這們的一個成見的，你還是趕快出去吧！不然，警察們定也要想到你，是和這件兇案有關的。」她不禁叫了起來。

在這裏，哈雷姆·卡脫肥大的身軀，在那蔬菜貯藏庫的後面湧出了。

「珊雷！瑪丁的話是對的。這是我的事，你應該置身事外，不當受到牽連。」他很鎮靜的說。

「你……你承認……」瑪丁用手指着那些錢。

「我並未殺害傑生！」這話說得很快，顯見是由衷之言，然後又躊躇了半晌，像似要找尋適當的言語的，方又向下說去：「我承認當我昨天去到他那裏是，我的性情躁極了。在這幾天中，除了唯恐失去我那抵押的田莊一件事外，別的都不置想。最後我打定主意，親自去訪問一下，請他再寬假我一些時候。我到得那邊，却在屏門邊瞧見一大捲的鈔票，——都是

一張張新印成的鈔票，而用棕色的帶子繫了起來的，我就是作上多少年的苦工，也掙不上這個數目呢！」

他說到這裏時，拭了一拭額汗，方又繼續再說：

『在最初的一念中，我幾乎想抓住了這一捲鈔票，馬上就逃走了。可是結果却祇是拾了起來，仍向裏邊走去，想把它當面交給傑生。比及瞧見他胸間中了一刀，已是給人謀害而死，我立刻忘記了這筆錢，並忘記了一切的事情，祇想馬上逃出那間屋子。直至回家中，方記起這筆錢還放在我的袋中呢！』

『我們並不主張盜竊這筆錢，想暫時埋藏在這裏，等到天黑以後，然後掩入傑生的田莊中，將此款歸還於他們。』珊雷的聲音非常鎮靜。

『你不能幹這件事，執法官已派人在那兒駐守着了。』瑪丁說得很快。

『這可為難煞我們了！我現在正不知該如何幹的好！』哈雷姆不免長嘆着。

『在這裏你只有一件事可以幹得的，趕快去到檢察官那兒，把一切實情告訴他。』瑪丁向他進着忠告。

『不，倘是如此的幹法，就要毫無機會了！』珊雷却十分的表示反對。

『祇要能把真兇找到，送往法院，就可毫無事情了！現在我們唯一的目標，就是去找尋這真正的兇手。』瑪丁說。

『這終究是有點冒險的！還不如把這鈔票焚燬了去，如此，他們在我爸爸這兒，就找不到一些什麼東西了。』

「在這兇案發生以前，有二個人曾瞧見你父親走近那行兇的所在的。所以，你就是把這鈔票焚燬去，却不能把他們的證詞摧折去一分一毫。」瑪丁又向她提醒着。

於是，哈雷姆俯下身去，用他肥大的手，去掇取那一捲的鈔票。

「瑪丁！不管對與不對，我決計接受你的忠告了！」他很鎮靜地說。

當哈雷姆循着梯級慢慢的走了上去時，這地窖中靜悄悄的毫無一點聲息，瑪丁向着珊雷慘白無人色的臉上望了一眼，一時間很覺得有點不自在。一壁便又叫了起來：

「珊雷……」

可是，她不等他說出什麼話來，立刻攔住了他，毫不客氣地說：

「快快出去吧，我永生永世不願意再見到你的面！」

當瑪丁回到他舅舅的田莊中時，很疲倦的倒身在椅中，頗想馬上就能戰場上去。照這情形看來，他一切的夢想，已給深藏在深谷中，永遠不能實現了！不過，無論如何，他總得找出一條路線，把珊雷的父親救了出來的。於是，他很廣泛的思索起來了。唯一的目的，是在找得一個證人，能把南·不脫斯及愛生·能蕭的證言推翻，或者是把愛生以那火油燈為根據的那種供詞打倒。

他對了燈罩烏黑，燈心也是烏黑的這盞火油燈；呆呆的凝望着，深望它能說得話，把這廚房中所遭遇到事情，一齊訴說出來。倘然它真是能說話的，……他剛涉想至此，他的腦中立刻想得了些什麼，便很快的站立起來，開始把這盞燈檢視着。他覺得，這件家庭應用，十分單調的東西，雖不能開口說話，但欲請它作上哈雷姆·卡脫的一個證人，仍有其可能之

成分的。他一壁這們的想，一壁便伸手到桌子下，把這火油罐取了來，又把這盞燈加足着。第二天，瑪丁起得很早，祇見雖是經過了一個長夜，這盞燈却還是燃點着，不過燈中的油却賸得沒有多少了。當他靜伺於其傍，見這火焰逐漸地小了下來，他的精神却與之成了一個反比例，正在逐漸地高了起來。現在，他很能自信，在本日下午此案開審之際，對於哈雷姆·卡脫的辯護方面，一定可有上很相當的一個貢獻的。

當走入證人席中時，瑪丁不免斜過眼去，向着珊雷望上一眼，却見她露着十分愁憂的樣子。這不是沒有原因的，這時候她的父親正受着檢察官的訊問呢。他猶同困獸一般，狼狽到了極點了！先把這鈔票所以落入他手的歷史述說一番，却是那們的不連貫，而不易使人置信。等到檢察官連珠般向他發問，幾乎使他難於應付了，以致所有答詞，竟致要前後相衝突。於是，南·不脫斯及愛生·能蕭又相繼上去作證，都是說曾在戲能脫田莊相近的地點見到他·似在非常擾動的一種情形之下。

當瑪丁上去宣誓已畢，那位義務辯護律師露着擾亂而惶惑的神氣，向他發問道：

「密斯脫奧登，我相信你握有和本案有關很重要的一種證據，現在也能在這法庭之上宣布一下否？」

「這是當然的。」瑪丁馬上把這炸彈擲下了，他是很用力地在回答着：「愛生·能蕭曾宣誓證明，當兇案發生的那一天，他是於下午三時三十分離開那出事地點，如今我即給他來上一個反證，傑生·戲能脫即於同日下午三時遇害的。」

「我要向這位證人警告着，倘然他是逞臆而言，徒資快意，毫無什麼實據的，就得以藐

視法庭論，應由他負着完全責任！」檢察官忙攔阻他而掩言了。

「這個我很知道。」他一壁靜靜地說，一壁即把他所攜來的一個紙包打了開來，却就是死者廚房中所用的那盞火油燈，已給他取來了。「南·丕脫斯及愛生·能蕭都曾作證過，當死者被害的那天，那盞火油燈是加得很滿的，它在次日上午九時三十分方點完。我把這盞燈重行加足，又燃點起來，却一共點了十八小時有半。這是很簡單的一個數學題，就證明在出事那天，這燈是從下午三時點起的。」

「然而，這也太無意識了，在天色未黑以前，爲什麼有人要把這燈點起來呢？」檢察官表示反對。

「這在愛生·能蕭方面却是很有意識的，在他並不知情的供狀上面，就根據着他於三時三十分離開死者田莊的那一點，而以未入夜前他已在相距三十里外這一件事來作證，更使之十分有力。」瑪丁着意的說了來，一個個字都是十分的有力量。

「我……我沒有幹過這件事！」愛生·能蕭舔着他的嘴唇，似乎想在此動作之下，使可得到一些爲自家辯護的言詞的。

「你是十分的會揮霍，你和一羣遊蕩的人常在一起玩。你所用去的那些錢，大概是屬於你所代表的那家公司的。你因向傑生舅舅借了一筆款子，他却催你去歸還。當他和管家婦爲了這火油燈而發生爭鬧之際，却給你想得了一個方法，可以仍把付給他的那筆款項取回來。並爲你有上了很好的一個供詞，自以爲就有兇案發生，你也可脫然無累呢！」瑪丁毫不留情的說了去。

直恨得愛生·能蕭要向瑪丁跳了過去，但祇走了二步之遠，早已突然的癱化在一張椅子了。

『我是不得已而出此下策的，伐木公司已來知照我，他們就要派人來查賬，這明明是要請我吃官司。而這盞燈，在我却認爲最完好的一種供證呢！』他不覺在悲嘆着。

『哈雷姆·卡脫取到了那筆錢，莫非他是和你合作的嗎？』檢察官問。

『不是的。拿刀殺人確是最可怖的一樁事，給這可殺的燈光在他的臉上一映照，更其來得可怕了！我亟於要逃出這間室中，因抓取了那筆錢，奔至門廊中。』愛生說到這裏，暫時停了一下，在深深的喘息之下，幾乎近於噁泣了。『這屏門急切的推它不開，幾乎害得我要發瘋，更像似這室中所有的魔鬼都追躡在我的後面了。我因把這錢放在衣袋中，而用兩手去開門，好容易，總算將門打開了，當即奔入車中，發瘋似的把車開了走。等到神智略清，方發覺那筆錢已從衣袋中掉了去。可是再也沒有這膽量，退還到那邊去找尋。』

『我想你所以第二天一個清早，就遣珊姆·施麥兒到那邊去，是要在這燈未熄去以前，發見到這個屍體。』瑪丁很審慎的說了來。『老實說，不是這燈罩上沾有很濃的煙煤，使我一眼注意到，你的詭計幾乎得售了。所以有這很濃的烟煤，就是爲了火頭旋得太高之故。我記得傑生舅舅時常關照管家婦，須把火頭旋低些，可以省上一點油，因此給我知，那天的這盞燈，並不是傑生舅舅或南·不脫所點的呢。』

當離開法庭時，珊雷竭力和瑪丁靠近着。

『我昨天對你所說那些粗魯無禮的話，你也能永永予以寬恕嗎？』她懇求着說。

『可把它忘記去。我很不願未來的馬丁·奧登夫人，爲了這一些些小事而有上煩惱呢！』

瑪丁說時，緊緊的捉着她的手。

誰 是 真 兇

培東·勃辣克著
黃華譯

一 屍體的發見

在七月中天氣酷熱的一個星期日早上，一個農夫從長島靠近東草原的樹林中曲曲折折的穿行過去，一路上祇聞得低微的呻吟聲。一會兒，來到一簇覆盆子之前，在那裏給他發見了盛放馬鈴薯上有拉練的一個大口袋，卽是這聲呻吟聲來源之所在。而照它上面鼓得很高的這種情形瞧來，大概是把什麼獸類藏放在中間吧？他因俯下身去，把它細細瞧看一下。

接着，他拭去了額角上的汗，又去把縛在口袋上的繩索摸索着，這時候仍有低微的呻吟聲從口袋中發出。於是，他不覺動怒起來了，這定是那個沒有心肝的人，竟讓那已失了寵愛的什麼小動物受盡痛苦，慢慢的死了去。一壁已把口袋上的繩子解去，又把那拉練扯了開來。

在這裏，却給他發見了滿身染血，赤裸裸的一個身體！尤其是那頭顱，碎裂得不成一個模樣；簡直無法可以辨認。但有一個奇蹟，那個人依舊還是生存着。

、他把這個受傷人輕輕的從口袋中移出來，將他平放在地上，然後方奔至附近的屋子中，求人家來幫助。

不一會，密尼拉州的納素市市立醫院，派了一輛救護車到來了。同時，納素市警察署的團體車，也載了偵探長哈羅特·金，偵探衛列姆·佛根，緊隨着其後。驗屍醫官平傑明·西門博士，則坐了他自家的轎車而來。

救護車的護士，僕下身去，把這傷者注視上一會後，「祇說了聲太遲了」，就退在一旁。醫官西門使又將身跪下，由他自家來細細檢驗一番。

「就是我們到來得再早些，我不敢相信，會能救得他的性命的！照這頭顱碎裂到這般地步瞧來，大概是出於連續不斷，用棍猛擊的一番結果吧！」他說。

警察署的攝影師亦即到來，當給死者攝了一個影。西門博士乃監督着把這屍體移去，偵探們則在附近所在躑躅着，俾可找得這兇器並其他可能的線索。

但在仔細搜尋之下，除了這很大的一個口袋之外，並找不到其他的一點東西，這口袋，沾有馬鈴薯的氣味甚重。至那紮縛袋口的繩子，却是很平常的一種粗麻繩。偵探長金，他在警署中有上很高的聲譽，好似紙牌中的一張A，此時他把這隻口袋檢視得很爲專一。

「佛根！像這般大得不同尋常的口袋，你對之也有什麼意見嗎？」他詢問他的同伴。

「這是很顯明的，祇有三個來處，便是——雜貨店，餐館與旅館。也只有這種地方，馬鈴薯是貯藏得最多的。」這是佛根的回答。

「你的話一點也不錯。再當增加一句，大捆的繩子也只有這些所在貯藏得。經我觀察之下，紮縛袋口的那根繩子，還是完整如新，大概是從沒有動用過，原捆的新繩子上剪斷下來的吧？」金說。

「不過，像這般的一個範圍，未免太爲廣泛了；如欲着手偵查起來，恐怕有一個月之功夫不可！」佛根的意見是如此。

對於這一點，金也是認爲不差的。只是他們可酌看情形，隨時把這偵查的範圍縮小下來。但在現在，他們的第一步，須得確實辨認出這死者究竟是什麼人，因此，又回到密尼拉警署去。

死者倘然是曾經犯過罪的，他們就可從已往的紀錄中，得到辨認出他的一個機會，爲了這一層，偵探長金就立刻派遣一位指印專家，前往驗屍所中，把死者的指印模型取了來。他的第二步行動，却把死者的狀貌，細細述說給「失蹤者訪查部」的一個職員聽，着他以電報，無線電播音及通告等方法廣播開去。——死者的年紀約在五十五左右，身高五尺十寸，體重一百八十磅，灰髮而藍睛。

這個職員取了這一紙的狀貌去了不多久，金已得到一個電話了，即是從「失蹤者訪查部」打來的，說是死者的狀貌，恰恰和勃祿克林的，著名營造師衛列姆·戲而勃拉特相合，他的兒子湯姆司，住在自由港附近的地方，曾向部中報告他於上一夜失了蹤。

偵探長全立刻打了一個電話給湯姆司；並着那邊警察分署放出一輛車子去，把湯姆司接到密尼拉警署來。

半小時後，這個兒子已站立在驗屍所中一方石板之前了。當所中侍者把覆在死者臉上的幅白紙取去後，這少年頓時臉無人色，沙啞着聲音說：

「不錯！是我的爸爸！」

二 父親是釣魚去的

在上一天，就是星期六那一天，直至他報告父親走失之時爲止，關於他父親和他自家一切的行動，警署中人對這少年訊問得很是仔細。

據這少年說，在星期五下午，時候已是很晏了，這五十一歲的死者前來長島鐵路綫上的自由港，想藉此週尾休假餘暇，前去釣魚一番，這是他生平所最嗜愛的。他於星期六上午九時，攜帶了深海所用的釣竿和一切應用器具，離開了他兒子的屋子。他曾對湯姆司說，他擬往愛力生海峽邊，雇一漁船，駛至大南海灣中，以消磨此永日。但在晚間，他一定回家來進晚餐的。

湯姆司又繼續說下去，可是，到了進晚餐的時候，却不見他父親回來，他不免有些耽憂起來了，生怕或在海中出了事。因此打電話給靠近海面的一些個朋友，詢問一下情形。誰知據他們說，爲了一清早就下雨，從無停止之時，所以在全日之中，並無一條漁船離開過這海峽，這更使他驚異起來了。

「於是，我把主意決定，須得向「失蹤者尋訪部」通知一下。」這是他的結語。

金因又詢問，這營造師也有常所雇賃之某一條漁船否？據那兒子回答，這倒沒有，他是隨是揀那年輕力壯的船夫，而賃用他們的漁船的。錢是絲毫不成問題，他常常挈帶得很多在身邊。

當下，這一二位偵探便同了湯姆司·戲而勃拉特一起回到自由港去，到得湯姆司的寓所

前，便讓他走下車去。他們又駛經渥特克萊路，經過停泊在運河附近的許多船隻，而來到愛力生海峽之前。

當前最使他們感到棘手的一個問題，乃是在二十四小時以前，衛列姆·戮而勃拉特曾來到這裏，擬往大南海灣中去垂釣。可是星期六全日既無一條船離開這海峽，他當然不能前往海中的。那麼，他當時是否留在那兒？還是曾到別處去過呢？究竟爲了什麼竟致遭到殺害？究竟又爲了什麼他的屍體會在相距數里的那個地點發見呢？

依照這很顯明的路線，他們想在這靠近海面的一帶地方，週遍地詢問一下，俾可找到曾在失蹤那日見到死者的一個證人。

「倘然他曾來到這裏的，一定要去雇船的，大概爲了天氣的關係，祇好又把原來的計劃打消了。」金說。

「是的。因此這些漁船主人，現在成了我們唯一的對象了！我們應得去到他們的事務部中詢問一下。」佛根贊同着說。

當他們和那些褐色皮膚的漁船主人一個個晤見後，對於提及死者的姓名和狀況，雖有不少人是知道，但在星期六那天，却無一個人會瞧見過他。於是，他們又祇好轉換一個方向，去到運河後面，渥特克萊路一帶的酒館和餐館中，再普遍詢問一下了。

他們耐着心腸，在那些酒館餐館中，出出進進者約有一小時之久，却仍找不到一個曾見過這死者的什麼人。但在最後，來到一家小酒店中，即使他們得到成功了。

金和佛根，同這家酒店素來便是很熟的。這酒店是二個老闆所合開，一個是湯納杜泊列

託，還有一個是薩繆兒·撲特斯塔，他是一個肥胖的老兵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，他的下頰曾受過重大的彈傷。

三 曾到過小酒店中

當這二位偵探走進酒店中時，却見那短而且肥的杜泊列託正坐在光亮的玻璃櫃抬後面，他的夥伴撲特斯塔却在廚下。在酒室的那一端，聞着播音機，正在播送着一支很流行的歌曲。杜泊列託見了他們到來，即含笑相迎，詢問他們需要些什麼，他們吩咐取一點酒來。

「湯納，我且問你，你可曾遇見一個釣魚人名叫衛列姆·戲而勃拉特的嗎？」金很隨意的問着。

「戲而勃拉特嗎？當然，我是認識他的。一個好人，也是肯化錢的一個好主顧！他恰恰於昨天來過這裏。」杜泊列託回答。

「大約在什麼時候？」

「照我想來，大約是在晨間十時或十一時左右。哦！且慢！賽姆曾和他談過天，他一定能告訴你多一點。」

在他夥伴的呼喚之下，撲特斯塔匆匆從廚下出來了，瞧到了二位偵探，他把圍裙拭了一下手，並對他們微笑着。他在回答他們的問句時，很為從容不迫，他說，戲而勃拉特來到這酒店中，約在九時三十分左右，剛當這雨開始落下以後。

「爲了天氣不佳，阻着了他不能去到港灣中，他很是在怨恨着。」撲特斯塔記憶起來了。

戲而勃拉特是單獨來到這酒店中，他們二位老闆都承認了的，不過，杜泊列託又增加了一句說：『可是，當他離開這店中時，並不單獨呢。』

『究竟是怎樣的？』金問。

『戲而勃拉特坐在桌上，一個人飲着酒，並怨恨着天氣，如是者直至十一句鐘。中間也和賽姆同偶而走進這裏來的以前的一位老闆談上一下天。等到十一句鐘一敲，却有一個女兒走進來了……』杜泊列託繼續說。

『你也認識她嗎？』金問。

『認識的，她是密昔司海倫·柯萊，長得很好看的一個美人兒，年齡約在三十左右，平常最喜酗酒滋事。』他把頭點點，含着帶有譏諷的一種笑。

他又繼續說，密昔司柯萊坐在戲而勃拉特對面的一張桌子上，呼酒來飲。久而久之，這少婦引起了他的注意，即邀她去一起同飲。她居然接受了，他即吩咐添上二份酒。於是他們且飲着酒，且開了播音機，一同跳着舞，如是者約有一句半鐘之久。

『照我猜想，此時戲而勃拉特早把這釣魚之事完全忘却了！』這位短而且肥的老闆又加上一句。『當他們一起離開這兒時，大約在九句半鐘，我很是爲他們耽心着，不知他們怎樣回到鎮上去。海倫却對我說，她有自家的車子停在外面。』

『我們可在何處找到這個柯萊的婦人呢？』金問。

『她是一個警署巡官的妻子，住在這兒下去長灘的地方。但他們夫婦間不大能說得來，我知道她是常在別個地方住着。我並聽得說，她在自由港一個職業介紹所中充着書記員。』

湯納回答。

「請你告訴我們，你爲什麼對戲而勃拉特如此注意着？難道他遭到了什麼困難嗎？」樸
特斯塔至是不免要問上一句。

「較此更其來得壞，他已是遇害了！」佛根兇狠狠地回答。

這一來，害得這二位老闆都面無人色了，但不待他們再細問下去，這二位偵探早已走出
店去，回到車子中。

這職業介紹所星期日並不開門，金和佛根是早已知道的，所以，他們的車子逕向長灘這
婦人所住的地方開了去。這是頗爲熱鬧的一個小城，在這港口西南約有七里之遙。

二位偵探探得柯萊是和人家合住着，他們却住在二層樓上，因即走上樓去，在門上叩
着。那位巡官的丈夫正在警署中辦公，祇有密昔司柯萊一人在家。當她打開門來，呆呆地立
着，眉峯覺得很緊，顯然的有主點兒什麼不舒服，兩鬢慘白可憐，嘴角重重的向下直垂。

四 承認和死者遇見過

當他們出示徽章後，密昔司柯萊即讓他們走入屋去，並領了他們去到應接室中。當她坐
下來準備着回答一切，却手指顫顫的，燃點起一根紙烟來吸着。

對於衛列姆·戲而勃拉特這個姓名，她却是一無所知；但只經偵探長金一述說其狀貌，
她立刻就認識起來了。

「哦！你所說的，就是我昨天在自由港湯納酒家中，所遇見那個怪是和善的老頭兒嗎？」

究竟爲了什麼事情，莫非怪我讓他把酒吃得太多嗎？」她回答時，嘴角間含着詭笑。

「我們很要知道，你們二人離開了湯納酒家後，究有上如何的一個經過？」金毫不放鬆地向她問，眼見得她有些抖戰起來了，因又問上一句：「密昔司柯萊，你爲什麼如此的心神不寧啊？」

她舉起手來，把垂掛下來的長髮掠了一下，佯裝着毫不經意的樣子。一壁又在回答，沒有別的，祇是飲酒過多之故。不過，確也有一件事情，使她非常就變的；她在數星期以前，曾簽給自由港一家汽車公司，一張二十五元的支票。其實，她在銀行中並沒有存足錢，祇是一張空頭支票，倘然不能把這筆款子弄好，就要遭到逮捕了。

「爲了這件事，幾乎就變得生了病。我因到酒店中，向湯納去借錢，但他可不能幫助我。因此，最後去到谷河那兒，向我姊姊借得了這筆款子，把這支票弄清楚。不過，爲了這全部的事實，已使我受了病呢！」她又詳細解釋着。

「當離開湯納酒家後，戲而勃拉特可曾和你一起到你姊姊的那兒去？」金問。

「這當然不，難道爲了我肯讓那陌生人請我吃了幾杯酒，你們就以爲……」她十分尊嚴地回答。

「密昔司柯萊，你要知道，湯納同他的夥伴，都說你和戲而勃拉特是一起同走的呢。」偵探長說。

「他們都是在說着謊！」她立刻從椅中跳起來，兩眼似有火在噴着。

「戲而勃拉特離開湯納酒家，這是最後的見到他，等到後來發見他，他已是被人打死

了！」金好似沒有聽到她的話，仍繼續說去。

「戲而勃拉特已是死了嗎？唉！上帝！」她連續地說着，不覺倒身在椅中。

「是的，他已是遇害了！你倘然陳述不出好的故事來，我們祇能把你帶回警署中。」金把頭點着說。

密昔司柯萊哭泣着，走入臥室中，不多時，換上了一身印花的衣服走出來。

「最好趕快把這件事弄好，別讓我丈夫查出來。我們早已在洵着氣，如今再有這種事，我生怕竟會鬧得離婚呢！」她懇求着說。

到得門外，金讓密昔司柯萊坐上警署的汽車中，却令佛根坐在她的轎車中，跟隨於後。這輛轎車，他要在警署中仔細檢查一下，或可找得可能的一點線索。到了密尼拉，偵探長把這輛車交付化驗室專家後，然後和佛根帶同密昔司柯萊，走入納素市法院檢察官愛爾文·安特渥特之辦公室中。

這位美人兒因又在安特渥特的聆聽之下，把剛纔她所說過的話，再行陳述一遍：她爲了支票的事情，擬向湯納·杜泊列託去借錢，在那兒遇見了戲而勃拉特，他邀她在一起飲着酒，直至一點半鐘爲止。爲了湯納並不能借錢給她，她就向戲而勃拉特致謝一聲，獨個兒走了出來。她開車駛往谷河她姊姊的家中，抵達那裏時，大約是在二句鐘左右。

五 她姊姊的證言

當她述說之際，檢察官祇很留心的靜聽着。至是，乃向她問上一個很集中的問句：

「密昔司柯萊，你也曾想到，要向戲而勃拉特開口這筆借款嗎？」

「你爲什麼要問這個話！我當然不會向一個陌生人借錢的！我也從不曾想到過這個意思！」她的臉不禁漲得緋紅了，帶着驚喘說。

「可是，當他喚了酒來請你吃，你却毫毫不躊躇的接受的。」金忙向她點上一句。

「這情形到底是不同的！」她仍堅執着說。

「不論如何，你總是見到戲而勃拉特尙還生存最後的一個人，所以，就此時說來，我總要把你當作本案一個最重要的證人！」安特渥特說。

她哭泣着，說是這一遭她丈夫定要和她的脫離了，也就給他們帶了下去。金和佛根便又駛往谷河，要把她所述說的故事，向她姊姊詢問一番。

她姊姊是個已嫁的婦人，在本地頗有聲望，當她聽到海倫·柯萊已和警署發生了糾紛，很是爲之震驚。

「可是，她的那番話，却句句都是確實。昨天下午約在二句鐘左右，她獨個兒到我這裏來，爲了要弄清楚那張支票，向我告借二十五元。我卽把這筆錢借給她，便一同坐了車子到自由港，將款付給那家汽車公司，當將這張支票取回。因又回到我這裏來，一同進着晚餐。爲了這酒吃得太多，她覺得很是不舒服，就在這裏宿下。今天清早，她回到家中去，雖仍是不大舒服，却能自家開着車子。」她很詳細的說了來。

在這一番的證言之下，雖又把他們的疑雲吹散，不免使他們感到失望；但他們却也不願意這個無辜的婦人遭殃呢！於是，便又回到檢察官辦公室中，却見安特渥特正在披閱着用打

字機打成的一張文書。

「這是關於檢驗密昔司柯萊那輛轎車的一張報告，除了她自家的指印好，那些專家在這輛車中，找不出別的其他指印，更覓不出一些血蹟，實實在在的說一句，並無絲毫關涉到犯罪的線索。」他宣布着說。

「我們也剛剛問清楚了她姊姊回來。她獨個兒帶車到谷河去，這句話看去很是可靠。關於她日中其餘時間及夜間的一切行動，都有她姊姊為之證明。她離開了湯納酒家，倘果是在半句鐘內，就到了她姊姊的家中的——現已由別的證人，把她姊姊的說話證實——她是絲毫沒有嫌疑呢！因為戲而勃拉特的受到襲擊，必是在昨晚很晏的時間中，否則，就在今天早上。金也很愁悶地報告着。

「關於這一點，我却不能有如何的決定。」他一面說，一面又拿起另外一張文書來：「這是驗屍醫官剛遞來的最後一張報告。據他驗屍後的發見，照這傷勢看來，須在受傷了許多小時後方會死。因為這頭顱傷處的出血是逐漸逐漸的，所以最初祇是昏迷不醒，直至最後方慢慢的死了去。照西門博士的意見，他相信這定為一種事實，這襲擊定發生在昨日下午很早的時間中。」

一聽到這個消息，金和佛根立刻又大為興奮起來了，照西門博士的這個發見，說不定死者一離開那個酒店，就給人殺死的，或是給人殺死後又給拋棄在發見的那個地點的。關於這後一點，却是給這二位偵探同那檢察官突然發覺到的。

「倘然海倫·柯萊說的是實話，——顯然的她確是如此，——那麼，湯納·杜泊列託和

賽姆·樸特斯塔一定是在作着謊語了！現在我們既已知道這致命的襲擊，有在那酒店中發生之可能，那更把他們置在很不利的一個地位了！倘然他們要掩藏去一些什麼的，我們馬上就可找尋了出來。」金說。

他們又急匆匆的，趕到自由港去，不消幾分鐘，他們又來到海濱那家酒店之前了。黑夜已是降臨，門前的霓虹燈點得很亮，只見「湯納酒家」四個紅字兀自在耀動着。

他們瞧見湯納·杜泊列託仍是坐在橫枱後面，一見這二位偵探的臉上，有上很堅決的一種神色，他那小小的一雙黑睛中，不覺露出一派異光來。

「湯納，你到這兒來，並把你那夥伴也一起喚了來。」金走到一張桌子邊，向他這們吩咐着。

偵探長正對這二個老闆坐着，向他們緊緊注視上一會後，方又說：「你們二人都是說着謊！現在我們已是查出，密昔司柯萊離開這裏時，祇是她自家一個人，戲而勃拉特仍是在這裏。你們爲什麼要遮掩着不說呀？」

「這是那個女人在瞎說。她爲了要救出自家，不惜來構陷我們了！」杜泊列託重重的拍着桌子，呼叫着說。

「孩子們！穿上你們的襯衫。湯納！你不是有一輛車子嗎？」佛根撥入說。

對於這末一個問句，湯納承認他是有一輛車子的。

「如今我已是很夠了，我當帶你們二人同那輛車子一起到檢察官那兒去。不過，在離去這裏以前，我還得好好的巡視一下。」金揚着聲音說。

六麵棍作兇器

佛根在下面把這二個老闆監視着金却走上樓去，來到杜泊列託和樸姆斯塔所臥的那間小室中。他用很熟練的一種眼光，向室中週遍的打量一番後，除了少許的衣服，兩張小床和一張桌子之外，却是一無所見。回到廚房中，他的注意力却爲一根很重的木頭麵棍所吸引，這是放在一口小櫥的架上的。他取了來加以密切的檢視，却見這麵棍的有一頭，有上很可疑的黑黑的一個污蹟。這污蹟陷入得十分深，雖把上面累積着的麵塊刮去了一大層，仍是可以瞧得到。至這污蹟的所以顯着淡褪之色，還是爲了歷時已久，抑是曾有人設法：想去弄掉它，一時間却不能就有上一個決定。

他用一塊大毛巾，把這麵棍很當心地包了起來，免得弄模糊這上面可能有一些指印。然後又回到酒排間中來。

『現在，我們又有上很大的進步了！就回到密尼拉去吧。』他對佛根說。

到了警署中，他們把這麵棍放下在化驗室，又把杜泊列託的汽車交給專家去檢驗，然後方帶了這二個嫌疑犯，來到檢察官的辦公室中。

在安特渥特密切的訊問之下，他們二人仍咬定着，密昔司柯萊是和死者同走的。在這裏，金因又把這婦人帶了進來，和他們對質一番。

她是動怒了極點了，不是有偵探們在旁邊約束着她的，這二人的臉面幾乎都要給她來抓破。最後，她方始靜了下來，因又增加上她從未道過的一個要點。

「當我離開那兒時，戲而勃拉特已是醉得快倒下了。我最後所瞧到的，却是摸出一大捲的鈔票來，呼叫着還要來上一巡酒。照這情形，把棍子當頭打倒他，將這鈔票搶了去，並不是什麼難事！」她注視着杜泊列託和樸特斯塔二人說。

這一來，這二人也同樣地給她激怒了，直恨得一齊向着她跳過去，却給偵探們按在椅子中。

「湯納！你現在還有何說！也能把這真情供吐出來嗎？」安特渥特問。

「這婦人全是一片謊言！」杜泊列託叫着說，但這汗已由臉上直淌而下。

不一會，辦公室的門開了，一個警士從外走入，却是把化驗室關於檢驗汽車和麵棍的報告攜了來。安特渥特忙接了過來，在很仔細的一披讀之下，嘴角間不覺露着微笑。

「湯納，你現在一定沒有話可說了！據我現在所接得的報告，在那麵棍上和你所用車輛上的一些污蹟，化驗得都是血——都是人血。」

杜泊列託聽了這話，偷偷的從這一邊看到了那一邊，然後靠近着檢察官，用很低的聲音：「審判官，我想對你單獨的談話。」

安特渥特把頭點點，即吩咐一個下吏，把樸特斯塔和密昔司柯萊領到外邊去。一壁却傳呼一個速記員到來，着他把杜泊列託所要說的話記錄下來。當金和佛根仍留在室中，靜聽他的陳述，却不表示反對。

「你對於戲而勃拉特的推測是對的，他確是被害死在我們店中。但我並不會幹得這種事。這是賽姆·樸特斯塔所為，我是想欲掩蔽他的。」杜泊列託從在衣袋摸出一方大手帕

來，揩拭着臉頰說。

『你真是一個獸子！竟想欲掩蔽一個殺人犯，結果却將與之同科的！』安特渥特說。

『照我想，我現在可給我自家來洗刷清楚了！』杜泊列託聳了一聳肩頭，又向下說去；『密昔司柯萊和戲而勃拉特確是一起走出去的，我們並沒有說錯。不過他們雖走入她的車中，她却不會把車開動，約在十五分鐘後，他又獨個兒走入店中，方聽得她把車子開走了。他拿出一大捲鈔票來揮動着，要再來上一巡酒。恰值我們很是需要錢，我因走入廚下，和樸特斯塔討論着，如何的把這筆錢墊了過來。正在此時，戲而勃拉特却在外面酒排間中叫着，他已決定下不等待到兩點的停止，就要回到家中去。他要樸特斯塔用車子送他回到他兒子的家中，因向他討價二元，他却祇肯出一元，這是平常乘車的一種價格。』

七行兇時的情形

『在討論不下之際，賽姆像似發了瘋了。即奔至廚下，取了一個擣棍揮動而來。戲而勃拉特即跳上前去，想要踢去那棍子。但賽姆已是一棍打在他的頭上了，他即仆倒在地，賽姆又向他狠狠地打了好幾下。』杜泊列託繼續說。

『你在這個事件中完全沒有參加嗎？』安特渥特問。

『直至那時為止，可說是沒有參加得。但我一見事情既出，即和賽姆把戲而勃拉特拖到了廚房中。在那兒，我們取出他的錢來分派，我到手了五十元，賽姆却把其餘的六十五元拿了去。於是，我們又把他的衣服脫下來，和他的釣竿及一切應用之具，打成了一個小包裏。』

之後，我們把他放入盛放馬鈴薯的一個大口袋中，將它繫縛起來，即從廚房的窗中，移入車間內，放在汽車的後座上，撲特斯塔即跳入車廂，把它載走了。這時候，我却把那個小包裏，去擲在運河中，爲了有釣竿和一切應用之具在內，分量很爲見重，因此馬上就沉了下去。大約一句鐘後，三句半鐘的辰光，撲特斯塔開了車子回來了，報告說，已把事情處理好。並據他說，他把這麵棍曾對死者又打了好多下，瞧樣子現在已是死定了的了。於是，他把麵棍拿入廚下，在外面擦上一下，想把這血蹟除了去。我也問過他，爲什麼不把它擲了去呢？他回答說，留下來將來有用處的。」杜泊列託很詳細地回答。

安特渥特因轉身向金，着他把撲特斯塔帶進來。金即走到外邊去，不一會，便把這另一嫌疑犯帶了進來了。安特渥特即向速記員吩咐着：「可把杜泊列託剛錄的那番供詞讀出來。」撲特斯塔聽到這篇供詞，祇在椅上扭動着，兩眼都充滿了怒火，最後，把拳頭握得緊緊的，竟是跳了起來。

「停口！關於戲而勃拉特的事情一切都是確實的。不過動手殺人的却是他，我祇是設法要保護着他罷了。但湯納曾說過，倘然我不幫助他把這屍體移掉的，他要把我一並殺死。現在他竟想飾詞構陷我了！」

「什麼人是使用這麵棍的，現在已可不必討論得。偵探長金！你可把他們二人都作爲殺人的共犯便了。」安特渥特說。

這天晚上，警署的巡船駛到酒店後面的運河中去，用了探海燈爲助，把他們所拋擲去藏有死者衣服和釣具一切的那個小包裹重行尋覓到。即經湯姆司加以指認，確是他父親的東

西。

第二天，安特渥特在納素市陪審官之前獲得勝利，對於杜泊列託和撲特斯塔一等的殺人罪的控訴已是成立，而在對方却是請求判作無罪的。於是，他們暫禁在監，等候審訊。

中間，發見撲特斯塔在行爲方面頗有奇異之處，檢察官因請神經病專家將他檢視一番。據說，這個犯人爲了在大戰時，受了槍彈的震動，已有上發癩之象。因此，把他移入醫院中去治療。

九個月已是過去，在一九二九年四月八日，杜泊列託單獨受鞠於審判官魯威斯·斯密司之前。結果：却被判十年至二十年的徒刑，在新新監獄中拘禁着。

八逃犯的自首

這時候，安特渥特和那二位偵探，早已移其注意力於別案，認爲本案已是結束了。誰知，在一年餘以後，一九三〇年五月三日很熱的一個早上，賽姆·撲特斯塔爬越醫院中很高的牆垣而出，竟是逃走了。

醫院當局立即知會檢察官安特渥特，他即命令警署，遍發警告，緝拿這個逃犯。可是一天天的過去，竟如石沉大海，得不到關於撲特斯塔的一個字。

如是者繼續至二年之久，直至一九三二年七月六日下午，忽由一個律師伴同着撲特斯塔，前來法院，向着檢察官自首。

經他的代表律師請求之下，乃派一位神經病專家，將撲特斯塔再行檢驗一番，却證明他

是神經健全，因再將他送入監獄，等候審訊。

一九三三年六月廿七日，撲特斯塔受訊於本州審判官柯脫倫·強生之前。最重要的證人便是湯納·杜泊列託，從獄中押了來。可是當喚他上去作證時，他却是拒絕了。這使法庭之上，一時爲之大譁。同時却給撲特斯塔的律師找着了，作爲杜泊列託確是真正罪人很好的一個證明。

可是，審判官強生仍讓這個審訊繼續進行着，又把第二個證人前密昔司柯萊喚上來。——她已離婚再嫁，並爲了另一空頭支票案，被判有罪，監禁在獄中。現爲本案，又從獄中解了來。她除了以前那套供詞外，又說出當她剛要離開那酒店，曾打一個電話給她的姊姊，說明要去訪問她，在那時候却見杜泊列託拿了那根麵棍，向死者恫嚇着。

當她這供證結束以後，被告律師即請求撤銷關於被告之訴狀，庭上准之。可是，在安特渥特敏捷的行動之下，以撲特斯塔爲殺人案從犯之第二張訴狀，立時又得成立。結果，却以一萬元現金保釋出外。這是撲特斯塔在此五年中，第一次獲到合法的自由。

那二個證人，却仍解回他和她原來的監獄中去了。

又是一年過去，一九三四年六月十九日，撲特斯塔的案子又開審，關於控訴他是一等的殺人從犯，陪審官却不予以同意，因又有第三次之審訊。

六個月後，在同年十二月十八日，第三次又開審了。撲特斯塔的代表律師，在向審判官強生聲請之下，同時並獲得檢察署的核准，卒將餘下的訴狀亦撤銷。於是，撲特斯塔終於成爲一個自由人了。

中間，他的夥伴湯納杜泊列託，爲了不堪羈役之苦，移至大南馬來監獄中去治療。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四日，他的精神已是復元，可以予以假釋放。當在本州假釋放部支配之下，把他安置在臘克斯的一艘郵船上，送至他意大利的本土。此後，就不再聽到關於他任何的消息了。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14 0332B

06338

